

## 歌仔冊《浪子回頭新歌》的語言腔調<sup>\*</sup>

許嘉勇

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

[ayung03@gmail.com](mailto:ayung03@gmail.com)

### 摘 要

本文探究歌仔冊《浪子回頭新歌》的語言腔調屬性，以 1926 年台中博進社陳錫濤本為文本。先略述本書七個版本的來歷，再概述此文本的內容大意，論文主軸分聲母、韻母、聲調、特徵詞四個面向，探討作者的發音腔調。其中，聲母出現泉腔「入歸柳」現象，韻母從 11 個複合韻目及 2 個特字進行討論，可證皆屬泉腔韻母，聲調亦有四個泉腔的調型行為，特徵詞則有 16 例為泉腔語言風格詞。根據本文的分析，原文本作者蔡阿生的腔調為老泉腔，但陳錫濤本已出現少數漳腔混雜的現象。

關鍵字：歌仔冊、閩南語、方音差、泉州腔、特徵詞

---

◎ 收稿日期：2021 年 5 月 31 日；審查通過日期：2021 年 12 月 30 日。

\* 本文初稿曾於 2018 年在國立中山大學舉辦的「第 12 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宣讀。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。

## 1. 前言

歌仔冊（泉腔稱歌仔簿）是一種以閩南語書寫的說唱藝術文本，不但記錄許多道地的閩南語詞彙，從其原則上句句押韻的寫作形式，也可分析該文本或該作者的腔調口音，對閩南語的音韻研究有相當程度的助益。過往關於歌仔冊的研究，多僅聚焦於版本比較、漢字校勘，文學界或從文學、歷史層面進行文化研究，語言學界或從詞彙、漢字書寫的角度探究，有志於用韻或次方音腔調比較者，可謂鳳毛麟角，箇中原因除音韻本為文學界未流外，更重要的主因乃傳統歌仔冊多數為泉腔版本，許多聲韻用詞與當今台灣閩南語主流的普通腔相左。因此，能關注於歌仔冊次方音比較的研究者，亦多為本身母語操偏泉腔人士，如施炳華、杜建坊、杜仲奇、許嘉勇等。綜觀利用歌仔冊來比較方音腔調的論述，大致可分為兩類，一類為透過各文本的比較進行綜論式的探討，如杜建坊（2008）、臧汀生（2012）、蕭藤村（2012）、杜仲奇（2015），另一類則以單一歌仔冊探究該文本的腔調，如施炳華（2008，2011，2018）、杜仲奇（2009，2012）、許嘉勇（2021）。

《浪子回頭新歌》是現存相關版本中較早且篇幅較少之版本，本文針對此文本作詳細校訂整理，並以方言學中方音差異的比較研究，進行音韻、詞彙的分析論述。除前言外，第 2 節為「版本及文本內容」，介紹現存七個版本，交待其版本來歷並略述其內容大意。第 3 節為「語言腔調屬性」，為本文的討論重點，分四個小節，分別從聲母、韻母、聲調、特徵詞等角度切入，探究此文本在音韻、詞彙上的方音特徵，其中又以韻母和特徵詞的內容為最，韻母共分 11 個複合韻目及 2 個特字，以不具方音差異者為「定韻字」，從而判定此文本各葩<sup>1</sup>的押韻情形，得出各葩的韻腳用字讀作何音。第 4 節為結語，以第 3 節所討論的聲韻調、特徵詞等方音特徵，作為此文本的「定腔字詞」，總結此文本的方音屬性，文末並附錄逐字標音<sup>2</sup>、校勘漢字<sup>3</sup>。

<sup>1</sup> 歌仔冊一般以四句為一單位，稱為「葩」(pha)，漢字亦作「髻」，以「葩」為單位進行創作的唸唱內容則稱為「四句連」(sì-kù-liân) 或「四連白」(sì-liân-pèh)。

<sup>2</sup> 本文之標音以原文本作者之方音及時代背景為依歸，採用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》(簡稱「台羅」)，如需特別說明其音讀時，以「」標記台羅音標，以 // 標記其音位，實際調值以「五度制調值標記法」標示，本調上標、變調下標。

<sup>3</sup> 本文校勘之文本以陳錫濤本為底本，下註更早之蔡阿生本差異處以為參照，陳錫濤本誤植、錯置之處另參酌其他版本加以確認，校勘之漢字按原陳錫濤本之用字，[ ]內縮小字體以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(<https://twblg.dict.edu.tw>；簡稱《教典》)規範用字校訂之，《教典》未收之字詞，參考傳統韻書（如《臺日大辭典》(小川尚義編，1931)，後簡稱《臺日》)或民間歌仔冊參校之。

## 2. 版本及文本內容

本書現存於世的相關版本至少有七個版本，如表一所示，書名、葩數略異，從出版年代來看，本書當是一本 20 世紀初期的歌仔冊。現存最早的版本可能是民國 14 年（1925）廈門會文堂的《最新浪子回頭歌》（封面作《新編浪子回頭》），共 107 葩，從書名「最新」（「新編」）二字，以及第 1 葩起始二句為「頭本唱野未巢到，再聽二本說透流。」可知此前仍有另一文本，筆者未見。其後，台北萬華人蔡阿生所編歌仔冊第 4 集<sup>4</sup>《文明勸改：開錢是司仔 趁錢是司阜》（後簡稱「蔡阿生本」），係對前者的改寫版，共 226 葩，然未載出刊年，由於蔡阿生所編歌仔冊第 5 集《僥倖錢失得了》是大正 14 年（1925）5 月印刷，因此其第 4 集應當亦是於 1925 年出版。<sup>5</sup>隔年中台灣又發行一本《浪子回頭新歌》，於大正 15 年（1926）5 月 25 日印刷，5 月 30 日發行，發行人是台中州台中市梅枝町 9 番地的陳錫濤（後簡稱「陳錫濤本」），印刷所為彰化街北門 265 番地的博進社，內文每句七字、每葩四句，共計 78 葩，全文 2,184 字，全書抄印自蔡阿生所編的前 78 葩，附於賣藥廣告，限於篇幅，本文即以此文本為探討的材料。

表一 《浪子回頭新歌》相關版本一覽表

年代	作者或出版者	書名	葩數
民國 14 年 (1925)	蔡竟康 廈門會文堂	《最新浪子回頭歌》（封面作《新編浪子回頭》）	107
未載出刊年 (1925)	蔡阿生	《文明勸改：開錢是司仔 趁錢是司阜》	226
大正 15 年 (1926)	陳錫濤 彰化博進社	《浪子回頭新歌》	78
民國 17 年 (1928)	廈門林國清	《趁錢是司父 開錢是司仔》	108
昭和 6 年 (1931)	嘉義捷發漢書部	《文明勸改歌》	220
未載出刊年	俗文學叢刊	《文明勸改歌》	220
民國 75 年 (1986)	新竹竹林書局	《文明勸改新歌》	218

<sup>4</sup> 其內容第 2 葩第 4 句亦提到「案恁歌仔第四邦[幫]」。

<sup>5</sup> 感謝施炳華教授提供相關資料，「蔡阿生本」為彰化半線文教基金會劉峰松提供。

民國 17 年(1928)，廈門大路邊門牌 21 號林國清再發售《趁錢是司父 開錢是司仔》，為廈門創狗墓振文承印，共 108 葩，係抄印自蔡阿生本的後半部，後收錄於 2004 年中研院史語所出版的《俗文學叢刊》。昭和 6 年(1931)，嘉義捷發漢書部再發行《文明勸改歌》上下兩本（後簡稱「捷發本」），共 220 葩，內容抄印自扣除起首前 6 葩的蔡阿生本。《俗文學叢刊》另收錄《文明勸改歌》上下二本（鉛印本）（後簡稱「俗文學本」），內容同捷發本，同為 220 葩，但未載出刊年。民國 75 年(1986)，新竹竹林書局再發行《文明勸改新歌》上中下三本（後簡稱「竹林本」），共 218 葩，內容大抵和捷發本、俗文學本相同。

本書內容描述一名浪蕩男子至茶室尋花問柳，和一名煙花女子產生愛意，該男於是留下過夜。翌日，該男為煙花女添製新衣，並與其出外遊覽，購置香水、手巾、上海鞋、絲襪等名貴時髦衣物送予煙花女。蔡阿生本、捷發本、俗文學本、竹林本另有完整的後半段，其內容延續上冊，描述此流連花街柳巷的男子荒家敗業，一日發現其相好之妓女仍然接待其他客人，與另一男子舉止親暱，因而橫生醋意，兩人遂起爭執，男子開始後悔與煙花女在一起的這段歲月，其間還花費許多金錢於其身上，女子也埋怨對方不講理，質問他到底給了多少錢，不高興的話大可離去，男子最終被鄰人勸走，但卻十分感嘆煙花女之無情。

全文前 6 葩為作者開場白，接下來各以浪蕩男或煙花女的第一人稱口吻，敘述兩人從最初見面，到深入交談、調情，甚至交歡的過程，再述及隔日偕同出遊的歷程。文本內容絕大多數為浪蕩男和煙花女各自以一葩內容來相互對話，但有時亦有浪蕩男或煙花女連續陳述兩、三葩之情形。

### 3. 語言腔調屬性

「歌仔(kua-á)」是以口語白話的生活語言唸唱給一般民眾聆聽，歌仔冊的編寫則反映編作者自身的語言腔調（施炳華，2011：43），歌仔冊書寫時常以同音字或諧音字作為表音文字，所表之音必有一「確切方言」作為標音主體，由大方言可進一步確定次方言或混合方言（杜建坊，2008：55）。以下分四個小節，分別從聲母、韻母、聲調、特徵詞四個角度切入，探討作者的發音腔調。

#### 3.1 聲母

聲母是閩南語泉州、同安、廈門、漳州各腔調差異最小的音素，主要的分別在於「入

歸柳」，即傳統韻書《彙音》（或稱《十五音》）系列「入」母歸入「柳」母的現象，以羅馬字標記則為/j-/→/l-/的音變現象，此變體分布於現今大多數的海邊泉州腔、廈門腔，以及金門話、台灣話的同安腔。本書可見兩處「入歸柳」的文字陳跡：

(40)<sup>6</sup> 可比尅[翁]某無而[離]絕

(47) 我勸爾[你]着[著]恰[較]小[細]利[膩]

第 40 葩的「而絕」經正字化後為「離絕」，前字「離」為「柳」母的「li」，而「而」字則為「入」母的「ji」；第 47 葩的「小利」，經正字化後為「細膩」，後字「膩」為「入」母的「ji」，而「利」字則為「柳」母的「li」，作者以「而」(ji) 作「離」(li)，以「利」(li) 作「膩」(ji)，可見其為「入歸柳」之腔調。由此，吾人已可先排除作者為漳州腔的可能性。

### 3.2 韻母

韻母為閩南語中泉同廈漳各腔差異最大的顯著特徵，本文的分韻模式參考洪惟仁「複合韻目」之閩南語通韻，前一個字類（韻類）為泉腔韻書《彙音妙悟》之字母，後一個字類（韻類）為漳腔韻書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之字母，其後括弧內並註明文白層次（洪惟仁，2003）。此外，少數個別字無兩字以上成組對應規律，本文參考曾南逸（2013）博論之行文，稱作「特字」。

以下從 11 個複合韻目及 2 個特字進行討論，以不具方音差者為「定韻字」，從而判定此文本各葩之押韻情形，得出各葩韻腳用字讀作何音，並以此 13 個韻母為「定腔字」，得出本書可能的方音屬性。

#### 3.2.1 [關幾][干經]類（白）讀漳廈音/-ing/韻<sup>7</sup>

(10) 隨時藤[斟]茶來相敬，双[雙]手捧[捧]到面頭前，看恁所在真[真]束[肅]靜，想卜[欲]共恁借房宮[間]。

第 10 葩次、末句的末字「前、間」，屬[關幾][干經]類（白），曲音/-irinn/、泉音/-uinn/、同音/-ainn/、漳廈音/-ing/、龍溪<sup>8</sup>音/-an/、老漳南音/-eeng/、新漳南音/-een/，作者以「宮」

<sup>6</sup> （）內數字為文本中的葩數。

<sup>7</sup> 「複合韻目」原則上各取兩韻書之一韻目，少數涵字在兩韻書之韻目重現，因此取兩韻目。

<sup>8</sup> 本文稱某方音時，為求簡潔，將泉州音、漳州音、同安音、廈門音簡稱為泉音、漳音、同音、廈音，其餘

作「間」，表示「宮」讀作白讀的「king」，而「靜」有文白兩讀「tsǐng/tsǐng」、「tsǐnn/tsǐnn（泉）、tsēnn（漳）」，按「肅靜」次字讀作文讀的「tsǐng」，「敬」不分方音差、不分文白，皆讀作「kǐng」，因此「敬、靜、宮」為本葩定韻字，本葩押/-ing/韻，「前、間」讀作漳廈音的/-ing/，然而，/-ing/在[關隻][干經]類（白）雖屬漳廈音，但在台灣老泉腔中，此韻讀作/-ing/者卻佔絕對優勢。

### 3.2.2 毛禪類（白）讀泉同廈音/-ng/韻

- (15) 隨在乎[予]爾[你]去打[拍]算，根屬我來着[著]擔當，下昏即[遮]暗無愛返[轉]，亦卜[欲]借人甲[俗]眠床。
- (25) 看汝[你]著[佇]塊[咧]拌眠床，房宮[間]電火光光光，下昏根屬我不[毋]返[轉]，共伊借帶[帶]一下昏。
- (29) 面頂衫褲大[代]先脫[褪]，脫[褪]鞋即[才]軒[掀]蚊[蠓]罩門，歡喜下昏通吶[遐]損[耍]，隨時扒[頭]起上眠床。
- (32) 伐[發]落養[音]水塊[咧]洗斷[盪]，暑天即[才]賣[袂]臭汗酸，洗好腳[跣]桶舉[奔]去勸[圓]，入來謹[緊]門房身門。
- (52) 五更過了天漸光，倉[伸]手就軒[掀]蚊[蠓]罩門，看見即[遮]晏想卜[欲]返[轉]，隨時穿衫落民[眠]床。
- (69) セル來穿正[誠]實軟，一[這]號快赤下[會]生毛，現部[步]時行潤[闊]手袖[袖]，衫身皆[共伊]加[鉸]二[兩]尺長。

以上各葩韻腳，「算、轉、光、昏、褪、門、損、斷、酸、勸、軟、袖」等字為毛禪類（白），泉同廈音/-ng/、漳音/-uinn/，作者以「損」作「耍」、以「斷」作「盪」、以「勸」作「圓」，已可知這三字欲讀作/-ng/韻，其餘各韻腳「當、床、耍、盪、圓、毛、長」按其文意亦皆讀作/-ng/韻，為此 6 葩定韻字，故前述毛禪類（白）各韻腳皆讀作/-ng/韻。

### 3.2.3 鉤姑類（文）讀泉音/-io/韻

- (16) 乎[予]伊听[聽]見煞愛笑，坐著[佇]房宮[間]帶[帶]塊[咧]謀，人甲[俗]眠床攏卜[欲]借，無緣京[驚]配恁賣[袂]着[著]。

第 16 葩的「謀」字為鉤姑類（文），曲音/-iro/、泉音/-io/、同廈漳音/-oo/、老永春

音/-eru/、新永春音/-er/，「笑、借<sup>9</sup>、著」為本葩定韻字，從而可知本葩韻腳為/-io/，故「謀」讀作泉音的「biô」。

### 3.2.4 科檜類（白）讀泉同音/-er/韻

(21) 看爾[你]相實話賢[勢]說，見廣[講]下[的]話固[顧]面皮，免京[驚]緣分[份]配未[袂]過，那[若]有拵[存]意不[毋]通胎[推]。

第 21 葩的「說、皮、過」屬科檜類（白），泉同音/-er/、廈泉海音/-e/、漳音/-ue/，「推」屬科伽類（白），泉同音/-er/、漳廈泉海音/-e/，「推」因而為本葩定韻字，「說、皮、過」不會讀作漳音/-ue/，因此，「推」的漳廈泉海音/-e/亦須排除，本葩韻腳應為泉同音的/-er/。

### 3.2.5 居艭類（文）、居居類（文）讀泉同音/-ir/韻

(22) 甲[俗]恁塊[咧]廣[講]方[風]流事，害我心肝想甲如[挈]，盡京[驚]無緣通配恁[你]，那[若]愛我不[毋]敢胎[推]詞[辭]。

第 22 葩第三句末字為「恁」（lín，意為「你」），明顯未與其他三句押韻，參考其他版本皆作「汝」，係單純揀字誤植，將韻腳的「汝」（lír）誤植為「恁」。本葩最末的「推辭」有三讀：文讀「tshui-sû/sîr」、白讀「the/ther-sî」、前白後文的「the/ther-sû/sîr」。本葩韻腳，「事」屬居艭類（文），泉同音/-ir/、漳廈音/-u/、泉海音/-i/，最末字的「詞」屬之；「挈」屬居居類（文），泉同音/-ir/、廈音/-u/、漳泉海音/-i/，末尾經正字化後的「推辭」次字屬之，居韻泉海音/-i/係後起之變體，宜和漳音先予排除，再從前述討論可知，本書作者具泉腔央元音，從而本葩之「胎[推]詞[辭]」應作「ther-sîr」，本葩韻腳為/-ir/，「事、挈」皆讀作泉同音。

### 3.2.6 西居類（文）讀泉同廈音/-e/韻

(24) 双[雙]人因[姻]緣廣[講]好世[勢]，是恁無嫌我一个，實在爾[你]來我無體，謹[緊]拌眠床乎[予]爾[你]梯[蹠]。

(28) 眠床今都拌好世[勢]，枕頭寡[趕]謹[緊]提二[兩]个[个]，爾[你]來算是新人客，那[若]善[瘡]謹[緊]來眠床梯[蹠]。

(74) 庵[額]領時行做下[低]下[低]，不[毋]知爾[你]穿外[借]大个，諒[寧]苦[可]閣量恰[較]上[詳]世[細]，裁縫即[才]賣[袂]加[鉸]箱[傷]奎[加]。

<sup>9</sup> 傳統民間四連白的韻腳，喉塞入聲韻與同樣介音、元音的舒聲韻互押。

第 24、28 葩首句末二字「好世」經正字化後為「好勢」，「世」、「勢」二字，漳音不分文白皆讀作「sì」，泉音則有文白異讀「sè、sì」，「个、體、梯<sup>[騰]</sup>、ケ<sup>[个]</sup>客」為此二葩定韻字，可知「好勢」讀為泉音的「hó-sè」。第 74 葩第三句末二字「上世」經正字化後為「詳細」，「細」字漳音不分文白皆讀作「sè」，泉音則有文讀「sè」、白讀「suè（新泉）、serè（老泉）」之分，「詳細」為一文讀詞彙，其次字「細」僅有「sè」一讀，與本葩其餘韻腳「下<sup>[低]</sup>、个、奎<sup>[加]</sup>」同樣押/-e/韻。因此，這兩葩的「世」、「勢」二字讀作泉音的「sè」，屬西居類（文）。

### 3.2.7 雞稽類（白）讀新泉同廈音/-ue/韻

- (34) 入來房宮<sup>[間]</sup>謹<sup>[緊]</sup>倍<sup>[拔]</sup>花，扒<sup>[頭]</sup>上民<sup>[眠]</sup>床即<sup>[才]</sup>脫<sup>[褪]</sup>鞋，倉<sup>[伸]</sup>手拈<sup>[捻]</sup>伊下<sup>[的]</sup>嘴<sup>[喙]</sup>胚<sup>[賴]</sup>，閉<sup>[挂]</sup>即<sup>[才]</sup>我去恰<sup>[較]</sup>失倍<sup>[陪]</sup>。
- (72) 着<sup>[著]</sup>做合身恰<sup>[較]</sup>賜<sup>[四]</sup>配，出門不比在本街，吩咐裁縫共爾<sup>[你]</sup>做，八寸身腰京<sup>[驚]</sup>箱<sup>[傷]</sup>狹。

第 34、72 葩韻腳，「鞋、街、狹」屬於雞稽類（白），老泉音/-ere/、新泉同廈音/-ue/、漳音/-e/，「賴」字，泉廈音「phué」、同音「phuí」、漳音「phé」。「做」字，老泉音「tserè」、新泉同廈音「tsuè」、漳音「tsò」。由於「四配」為一文讀詞彙，此文讀詞彙次字「配」在泉同廈腔只讀作「phuè」，<sup>10</sup>因此這 2 葩定韻字為「花、陪、配」，從文意可知此 2 葩韻腳為新泉同廈音的/-ue/，因此「鞋、賴、街、做、狹」等字分別讀作「uê」、「phué」、「kue」、「tsuè」、「uèh」。

### 3.2.8 青更類（白）讀泉同廈雲霄音/-inn/韻

- (45) 歸<sup>[規]</sup>暗全無困<sup>[瞞]</sup>半醒，盡心下<sup>[的]</sup>話廣<sup>[講]</sup>歸<sup>[規]</sup>冥<sup>[暝]</sup>，乎<sup>[予]</sup>恁聽甲下<sup>[會]</sup>入耳，今卜<sup>[欲]</sup>胖<sup>[伴]</sup>爾<sup>[你]</sup>過五更。

「入耳」為一文讀詞彙，「耳」讀作「ní」為本葩定韻字，韻腳為/-inn/，故本葩的「醒、暝、更」等字皆讀作泉同廈雲霄音的/-inn/。

### 3.2.9 恩巾類（不分文白）讀新泉音/-un/韻

- (56) 費神乎<sup>[予]</sup>恁螺<sup>[接]</sup>面巾，閣提猫<sup>[貓]</sup>標香<sup>[芳]</sup>雪文，齒敏<sup>[抵]</sup>共咱隱<sup>[搵]</sup>齒粉，洗好嘴<sup>[喙]</sup>舌煞<sup>[繼]</sup>來坤<sup>[髡]</sup>。

<sup>10</sup> 《教典》次字標注第二音讀「phè」為過度概化（overgeneralization）之錯誤類推。



本葩定韻字爲「文、粉、髡」，押新泉音/-un/韻，故第一句韻腳「巾」字應讀作新泉音「kun」。

(54) 乎<sup>[你]</sup>恁勞力無恩<sup>[因]</sup>單<sup>[端]</sup>

本書通篇大抵爲泉腔次方言屬性，然第 54 葩卻出現以「恩」作「因」的漳腔混雜情形，「恩單」當作「因端」(in-tuann)，更早的蔡阿生本及之後的捷發本、俗文學本、竹林本皆作「因單」，「因」不分腔調皆讀作「in」，而「恩」卻是恩巾類（不分文白），老泉音「irn」、新泉同廈音「un」、漳音「in」，此處以漳音「恩」(in) 來代替「因」(in) 字，反映出陳錫濤本已有漳腔混雜的現象。

### 3.2.10 關觀類(白)讀漳音/-uan/韻

(65) 愛穿浮貢甲<sup>[俗]</sup>極緞，一<sup>[這]</sup>號大<sup>[代]</sup>先共阮詮<sup>[攢]</sup>，衫身着<sup>[著]</sup>加<sup>[鉸]</sup>恰<sup>[較]</sup>好款，庵<sup>[額]</sup>領着<sup>[著]</sup>做半寸高<sup>[懸]</sup>。

第 65 葩的「懸」爲關觀類(白)，老泉音「kirîn」、新泉音「kuînn」、同廈音「kuâinn」、漳音「kuân」，從定韻字「緞、攢、款」可知本葩韻腳爲/-uan/，「懸」讀作漳音的「kuân」，然而，「懸」在台灣老泉腔中讀作「kuân」其實甚爲優勢。

### 3.2.11 毛扛類(白)讀泉同廈音/-ng/韻

(69) セル來穿正<sup>[誠]</sup>實軟，一<sup>[這]</sup>號快赤下<sup>[會]</sup>生毛，現部<sup>[步]</sup>時行濶<sup>[闊]</sup>手袖<sup>[襖]</sup>，衫身皆<sup>[共伊]</sup>加<sup>[鉸]</sup>二<sup>[兩]</sup>尺長。

第 69 葩末字「長」按文意讀作白讀「tng」，爲本葩定韻字，「軟」、「襖」讀作泉同廈音的/-ng/（如前述 3.2.2 所討論），故「毛」的白讀雖有泉同廈音「mng」、漳音「môo」、新台音「moo」的方音差，然在此葩即是讀作泉同廈音的「mng」。

### 3.2.12 特字「賴」讀泉廈音/-ue/韻

(34) 入來房宮<sup>[間]</sup>謹<sup>[緊]</sup>倍<sup>[拔]</sup>花，扒<sup>[頭]</sup>上民<sup>[眠]</sup>床即<sup>[才]</sup>脫<sup>[褪]</sup>鞋，倉<sup>[伸]</sup>手拈<sup>[捻]</sup>伊下<sup>[的]</sup>嘴<sup>[噪]</sup>胚<sup>[賴]</sup>，間<sup>[拄]</sup>即<sup>[才]</sup>我去恰<sup>[較]</sup>失信<sup>[陪]</sup>。

第 34 葩的「賴」字，泉廈音「phué」、同音「phuí」、漳音「phé」。「鞋」字，

老泉音「erê」、新泉同廈音「uê」、漳音「ê」，由於本葩定韻字爲「花、陪」，因此「賴、鞋」皆讀作/-ue/韻，「賴」不讀「phuí」，可排除此文本爲同安腔的可能性。

### 3.2.13 特字「做」讀新泉同廈音/-ue/韻

- (64) 愛池[挫]城[哈]款最[做]爾[你]討  
 (66) 那[若]愛別項最[做]爾[你]廣[講]  
 (46) 歸[規]暗無困[睏]故[顧]廣[講]話，無宜[疑]爾[你]咱下[會]交倍[陪]，風流大[代]志[誌]卜[欲]來做，尾蝶採恁綢春花。  
 (72) 着[著]做合身恰[較]賜[四]配，出門不比在本街，吩咐裁縫共爾[你]做，八寸身腰京[驚]箱[傷]狹。

「做」有老泉音「tserè」、新泉同廈音「tsuè」、漳音「tsò」三音，而「最」字不分腔調皆讀作「tsuè」，第 64、66 兩葩以「最」作「做」，已可見作者的「做」讀爲「tsuè」。再如前所述，「四配」爲一文讀詞彙，次字不分腔調皆讀作「phuè」，第 46、72 兩葩的定韻字爲「話、陪、花、配」，韻腳爲/-ue/，此兩葩的「做」同樣讀作新泉同廈音的「tsuè」。

## 3.3 聲調

聲調可分爲本調、變調、再變調、合音詞與輕聲，此文本的漳泉聲調差異體現於以下四個面向：

### 3.3.1 陽平字與陽上（陽去）字互為替用

- (1) 朋友兄弟騎[待]歸[規]圍  
 (3) 頭集說我下[的]干己  
 (21) 見廣[講]下[的]話固[顧]面皮  
 (26) 拌好蚊[蠓]單神[乘]續[繼]放  
 (27) 阮厝無恁即[遮]年[爾]蘇  
 (31) 一困[睏]出去吡[遐]年[爾]久  
 (34) 倉[伸]手拈[捻]伊下[的]嘴[喙]胚[賴]  
 (42) 無想甲[恰]爾[你]即[遮]年[爾]親  
 (44) 盡心下[的]話廣[講]了々  
 (45) 盡心下[的]話廣[講]歸[規]冥[暝]  
 (54) 情意買咱下[的]心肝

- (64) 吩咐裁縫念[連]七[鞭]好，  
 (68) 加[鉸]甲合爾[你]下[的]身軀，一付[副]烏下[的]一付[副]氈[殭]  
 (70) 諒[寧]苦[可]舊衫兄[拵]來比  
 (71) 加[鉸]塊[咧]八寸下[的]身腰  
 (74) 諒[寧]苦[可]閣量恰[較]上[詳]世[細]  
 (77) 做甲合阮下[的]新[身]田，根屬是爾[你]下[的]體面

由於泉州腔、同安腔、老廈門腔的陽平變調皆變為低調（漳州腔、現代廈門腔、台語普通腔變為中平調），因此與陽上（陽去）變調相同。如上所列 17 條語料，此文本中可見許多以陽平字作陽上（陽去）字，或以陽上（陽去）字作陽平字的例子，前者包括以「騎」（*khîa*）作「倚」（*khîä*）、以「神」（*sîn*）作「乘」（*sîn*）、以「年」（*nî*）作「爾」（*nî*）；後者如以「下」（*ě*）作「的」（*ê*）、以「念」（*liām*）作「連」（*liām*）、以「諒」（*liōng*）作「寧」（*liōng*）、以「上」（*siōng*）作「詳」（*siōng*）。第 68 葩的「烏下[的]」為本調＋輕聲的「oo--ê」，後字為泉腔低調輕聲。

- (58) 飯皿[盤]棒[擇]到民[眠]倉[床]內

雖然本書的次方言差大抵為泉腔，亦即陽平變調為低調，然而第 58 葩卻出現混用漳腔（變調變為中平調）的現象，「眠床內」的「床」為陽平，作者卻寫作陰平字「倉」，可見此處其讀作中平調，作者把「眠床內」的「床」，讀作漳腔變調的中平調。然而，更早的蔡阿生本實為「眠床內」，可見係陳錫濤本的漳腔混雜現象。

### 3.3.2 以陽平字作為陰上變調

- (51) 無城[啥]好物通款大[待]  
 (59) 無城[啥]好物通且[請]恁，加廣[講]吡[遐]活[話]城[啥]何因  
 (61) 無城[啥]身穿恁罵[嘛]知  
 (62) 無城[啥]通穿那[若]有影，看愛城[啥]款恰[較]時行  
 (64) 愛池[拵]城[啥]款最[做]爾[你]討  
 (67) 成[啥]七[物]恰[較]好廣[講]阮聽  
 (73) 八寸新[身]腰厨[拵]仔好  
 (78) 天[暑]暑[天]爾[你]愛城[啥]乜[物]个[的]

三邑泉腔與同安腔的陰上變調為五度制<sup>[35]</sup>（有的記為<sup>[24]</sup>）的升調，傳統調類與陽平本調（有的記為<sup>[24]</sup>、有的記為<sup>[13]</sup>）最為接近，同為升調，因此，歌仔先乃習慣以陽平字

來表示陰上變調。如上所列 8 條語料，此例大多出現於疑問詞的「啥」(siánn)，代替之陽平字包括「城」(siánn)、「成」(siánn)，另有一例以「厨」(tù)作拄(tú)。

### 3.3.3 以陽平字作為喉塞陽入字

根據林華東(2008)對鯉城、晉江、南安、惠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長坑等 8 個泉州方言點的調值描述(如表二)，<sup>11</sup>泉系方言的陽入本調，除永春、安溪長坑為高促調外，其餘鯉城、晉江、南安、惠安、安溪、德化皆為升調，雖有<sup>[24]</sup>、<sup>[34]</sup>、<sup>[23]</sup>、<sup>[35]</sup>等不同調值的記錄，但並無實際辨義作用，或僅是記錄者間的少許誤差，因此仍得視為同一「調位」。

表二 泉州方言聲調對照表

調類	陰平	陽平	陰上	陽上	陰去	陽去	陰入	陽入
例字	軍安	群陳	滾走	近厚	棍唱	郡讓	骨急	滑入
鯉城	44	24	55	22	去聲 41		5	24
晉江	33	24	55	陰平 33	去聲 41		5	34
南安	44	24	55	22	去聲 31		5	23
惠安	44	24	53	22	去聲 21		4	23
安溪	44	24	54	21	去聲 42		4	24
永春	44	24	53	陽去 22	21	22	32	4
德化	13	44	42	35	去聲 21		42	35
金門	44	24	53	陽去 22	12	22	32	53
長坑	13	35	33	53	21	22	32	5

(資料來源：林華東，2008：48；本研究重新製表)

<sup>11</sup> 表中雖然也將「金門」列入泉州方言點，然而金門話係屬同安腔，不宜列入泉州方言點。

- (18) 無緣京[驚]了恁不[毋]池[恠]  
 (64) 愛池[恠]城[哈]款最[做]爾[你]討  
 (66) 卜[欲]池[恠]極緞甲[俗]浮貢

由於泉系方言的陽入本調絕大多數皆為升調，在喉塞脫落或本身喉塞語感不明確的情形下，書寫者便會以陽平字作為喉塞陽入字，杜建坊亦曾指出：「以升調字代表陽入本調者，斷定屬三邑泉腔。」（杜建坊，2008：75）第18葩即是以陽平字「池」（tí）作為喉塞陽入字「恠」（tɿh）的本調。此外，泉系方言陽平變調皆變為低調，喉塞陽入變調後，有的喉塞會脫落，亦即陽平變調與喉塞陽入變調同調值，因此，第64、66葩的「恠」（tɿh）雖處於變調的語法位置，作者仍書以陽平字「池」（tí），可見作者的陽平、喉塞陽入變調不分。

### 3.3.4 以去聲字作「予人」（hǒo lāng）的合音字

所謂「合音」，指的是因急讀而語速加快導致語流音變，使得原本由數個音素構成的若干音節，合併成一個或比原來更少的音節，文字化時亦習慣以漢字記錄後來合成的音節，這樣的字稱為「合音字」或「合音詞」，語言學者亦將此種音韻省併的結果稱為雙語位的單音節，或稱作「音節縮併」、「縮併同化（coalescent assimilation）」（杜建坊，2008：64；施炳華，2010：84）。

- (66) 出門不[毋]敢放[予人]笑宋[喪]  
 (71) 穿甲箱[傷]長下[會]奉[予人]笑

由於漳泉本身各調類的調值即有差異，部分合音字詞於合音後的實際調值亦有漳泉差，例如：「予人」（hǒo lāng）的合音字，漳腔為升調的「hōng<sub>24</sub>」，泉腔則為低調的「hong<sub>11/21</sub>」。<sup>12</sup>泉腔歌仔冊漢字多寫作去聲字的「放」或「奉」（泉腔陰陽去本調同調值），第66葩即是以陰去字「放」（hòng）的本調表示「予人」的合音「hong<sub>11/21</sub>」；第71葩則是以陽去字「奉」（hōng）表示「予人」的合音「hong<sub>11/21</sub>」，可解釋為陽去字「奉」（hōng）的變調，亦可解釋作「奉」（hōng）字泉腔陽去的本調。

## 3.4 泉腔特徵詞

由於語音較易從接觸的過程感知，因而常人對於方音差的了解，多關注於語音特

<sup>12</sup> 有的泉腔陽聲調變調的調值實為<sub>[22]</sub>，此處先略而不談，以方便「放」字的討論。

徵，除却聲母、聲調之外，更體現於韻母的對應規律。然而，方音差異並不僅止於語音特徵，詞彙特徵也是方音差的一環，這類有關詞彙差異的方音差，在漢語方言研究中稱之為「方言特徵詞」，指的是「在一定地域的方言裡的有特徵意義的方言詞，即在區內較為普遍通行，區外又比較少見的方言詞。」（李如龍，2002：278）另有稱作「語言風格詞」：「以漢字標音之一種方言文體，其用詞造字處處皆能顯示其方言特徵，以別於它種方言者。」（杜建坊，2008：94）<sup>13</sup>

本書出現 16 例可稱為泉腔特徵詞的詞彙特徵，分別為：只（tsí）、說（serh）、宮（king）、伸（tshng）、講（káng）、野<sub>[猶/抑]</sub>（iá）、勅<sub>[迺]</sub>（thit）、共（kāng）、个<sub>[的/个]</sub>（gê）、在<sub>[碍]</sub>（tsǎi）、相實（sann-sit）、神續<sub>[乘繼]</sub>（sīn-suà）、叱<sub>[迺]</sub>（huah）、桂<sub>[挂]</sub>（kui）、罵（mā）、計計（kè-kè），詳如下述：

### 3.4.1 只（tsí）

- (1) 今日閣來恁只位
- (14) 孤々卜<sub>[欲]</sub>借只宮<sub>[間]</sub>房
- (26) 是恁無嫌只宮<sub>[間]</sub>房
- (27) 有恁只款着<sub>[著]</sub>罔度
- (43) 現時只久野<sub>[野]</sub>無厝<sub>[翁]</sub>
- (53) 只拚<sub>[陣]</sub>早早野<sub>[猶]</sub>未晏
- (70) 着<sub>[著]</sub>趁只久時行時
- (78) 那<sub>[若]</sub>是卜<sub>[欲]</sub>整盡只下

「只」（tsí）為泉州腔、同安腔、潮州話特有的近指方位指示詞，普通腔說成「這」（tsit），而普通腔的「這」（tsit）實為「只一」（tsí tsit/tsik）的合音。<sup>14</sup>

- (58) 職<sub>[這]</sub>號查某就通開
- (60) 那<sub>[若]</sub>有一<sub>[這]</sub>款卜<sub>[欲]</sub>就好
- (65) 一<sub>[這]</sub>號大<sub>[代]</sub>先共阮詮<sub>[攢]</sub>
- (69) 一<sub>[這]</sub>號快赤下<sub>[會]</sub>生毛

然而，蔡阿生本於第 69 葩已有以「一」作「只」的音變現象，陳錫濤本延用，並

<sup>13</sup> 施炳華在有關泉腔歌仔冊的討論中則稱作「特殊泉腔語詞」：「是指古泉腔詞，或漳腔不使用的泉腔白話詞」（施炳華，2011：57）。

<sup>14</sup> 有關「只」（tsí）、「許」（hí/hír）的討論，可參酌 Lien（1999）及劉秀雪（2005）的文章。

於第 60、65 葩將蔡阿生本的「只」亦改作「一」，於第 58 葩改作「職」，反映出中台灣普通腔「tsit」的音讀現象。

### 3.4.2 說 (serh)

- (3) 頭集說我下[的]千己
- (9) 花言巧語說不盡
- (19) 不[毋]是甲[俗]爾[你]說練山[仙]
- (20) 爾[你]那[若]說話有認真[真]
- (21) 看爾[你]相實話賢[勢]說
- (42) 好言好語說賣[袂]盡
- (49) 盡心說出乎[予]爾[你]知

「說」字，雖然閩南語各腔皆有，但僅泉腔用於單音節的口語，讀作央元音的「serh」，或去央元音後的「seh」，其餘漳廈同腔為「講」(kóng)，潮州為「坦」(tann)。

### 3.4.3 宮 (king)

- (10) 想卜[欲]共恁借房宮[間]
- (14) 孤々卜[欲]借只宮[間]房
- (16) 坐著[佇]房宮[間]帶[躡]塊[咧]謀
- (25) 房宮[間]電火光光光
- (26) 是恁無嫌只宮[間]房
- (34) 入來房宮[間]謹[緊]倍[拔]花

「宮」字文讀「kiong」、白讀「king」，口語的「temple」義亦具漳泉屬性，漳州話除地名外只作文讀，漳腔韻書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便僅收文讀「求宮上平」，泉腔則習慣白讀，本書以「宮」(king)作「間」(king)，亦反映出泉腔特質。

### 3.4.4 伸 (tshng)

- (34) 倉[伸]手拈[捻]伊下[的]嘴[喙]胚[賴]
- (52) 倉[伸]手就軒[掀]蚊[蠓]罩門

「伸」字文讀「tshun」、白讀「tshng」，漳腔口語習慣文讀，泉腔則習慣白讀。「倉」

字文讀「tshong」、白讀「tshng」，作者以「倉手」作「伸手」，可見其欲讀作白讀的「tshng」，為泉腔特徵詞。

### 3.4.5 講 (káng)

(36) 不[毋]免卜[欲]港[講]乎[予]我京[驚]

(42) 有話咱着[著]當面港[講]

泉腔除了「說」(serh/seh)以外，其實也說「講」，但不讀作普通腔的白讀「kóng」，而是讀作文讀的「káng」，本書以借音字「港」來作「講」(káng)。

### 3.4.6 野[猶/抑] (iá)

(7) 勅[迺]桃[迺]規矩野[猶]不[毋]知

(12) 汝[你]有拵[存]意野[抑]是無

(35) 野[抑]無乎[予]我拵[捻]看覓[覓]

(43) 現時只久野[猶]無厝[翁]

(53) 只拵[陣]早早野[猶]未晏

(75) 野[抑]無舊衫兄[拵]去比

(78) 看卜[欲]穿烏野[抑]穿白

以上各葩的「野」字，《教典》寫作「猶」或「抑」，前者有「iáu、iah、ah、á、iá」各種不同變體的音讀，《教典》釋義「還。表示仍舊、尙且。」如第 7 葩「野不知」、第 43 葩「野無厝」、第 53 葩「野未晏」，後者亦有「iah、iah、ah、ah」各種變體，《教典》釋義「或、還是。表示選擇關係。」如第 12 葩「有拵意野是無」、第 35 葩「野無」、第 75 葩「野無」、第 78 葩「穿烏野穿白」，泉腔多數將《教典》的「猶」、「抑」讀作「iá」，因此，泉腔歌仔冊多作「野」或「也」字。

### 3.4.7 勅[迺] (thit)

(6) 初々勅[迺]桃[迺]學呆子[圀]

(7) 勅[迺]桃[迺]規矩野[猶]不[毋]知

(8) 苦無所在通好勅[迺]，勅[迺]甲有冥[暝]共無日

(12) 下昏卜[欲]帶[蹣]者[遮]勅[迺]桃[迺]

(14) 看爾[你]都是勅[迺]桃[迺]人



- (17) 看爾[你]都是勅[迫]桃[迴]子[回]  
 (60) 想卜[欲]招爾[你]去勅[迫]桃[迴]  
 (61) 出門勅[迫]桃[迴]我真[真]愛

「遊玩」一義，主流閩南語說成「thit-thô」或「tshit-thô」，泉腔常單獨說前字的單音節詞「thit」，傳統上認定前字塞音的「thit-thô」為泉腔，塞擦音的「tshit-thô」為漳腔，其實「thit」分布於泉州腔及漳南腔，有許多漳南移民的宜蘭老漳腔即說「thit-thô」，傳統方言學認定的漳腔「tshit-thô」事實上是漳北腔。本書絕大多數將漢字寫作「勅」，「勅」字文讀「thik」、白讀「thit」，經由前述討論，吾人已經排除本書漳腔的性質，因此，這 8 葩的「勅」(thit) 所表現的是作者泉腔的次方言屬性。

- (64) 隨時通穿去七[迫]桃[迴]

然而陳錫濤本第 64 葩卻出現「七桃」的寫法，可見此處讀成「tshit-thô」，參照更早的蔡阿生本即寫作「勅桃」，與前述第 54 葩「恩[因]單[端]」、第 58 葩「民[眠]倉[床]內」相同，表現出陳錫濤本已受漳腔混雜的情形。

### 3.4.8 共(kāng)

- (8) 勅[迫]甲有冥[冥]共無日  
 (10) 想卜[欲]共恁借房宮[間]  
 (11) 汝[你]卜[欲]共阮借所在  
 (25) 共伊借帶[帶]一下昏  
 (35) 嘴[喙]胚[賴]共我拈[撿]一擺  
 (56) 齒敏[振]共咱隱[搵]齒粉  
 (61) 卜[欲]共爾[你]廣[講]見少[笑]大[代]  
 (63) 那卜[欲]共阮做身穿  
 (65) 一[這]號大[代]先共阮詮[攢]  
 (66) 我即[才]共爾[你]請[倩]裁縫  
 (68) 寒天共阮做セル  
 (72) 吩咐裁縫共爾[你]做  
 (75) 分[吩]付[咐]煞[繼]共阮做裡  
 (76) 分[吩]付[咐]共恁做双[雙]庭[重]

以上各葩的「共」皆讀作「kāng」，其中，第 8 葩的「共」(kāng) 為連接詞「和、

及、與」之意，現代普通腔多說成「佻」(kah)，保守的泉腔（如：泉州、鹿港）或教會人士仍說成合唇的「kap」，「kāng」則是另一個更保守的泉州音，本字即為「共」，今日除南管外，罕聞。

其餘 13 例的「共」(kāng)則為人稱代詞前的介詞，今日普通腔韻尾脫落讀作「kā」，少數泉腔仍說「kāng」，相當於華語的「給（用來加強語氣）、跟、向、幫、把、將」。

### 3.4.9 ㄅ[的/个] (gê)

(9) 查某見着[著]咱ㄅ[的]面

(28) 枕頭寡[趕]謹[緊]提二[兩]ㄅ[个]

現代普通腔所有格的「ê」，《教典》寫作「的」，量詞、代詞的「ê」，《教典》寫作「个」，其實所有格、量詞、代詞的「ê」（的、个）本同源，漳泉話原本即讀為「gê」，泉腔人有一句「孽譌仔話」(giát-khiat-á-uē)：「查某人的喙齒→你的(lír gê)」，即須以「女牙」(lír gê)來理解；台灣至今也仍有不少老年層將量詞的「个」讀作「gê」。而傳統歌仔冊則常以「牙」來作「gê」，第 9、28 葩各出現一處日文片假名的「ヶ/ke/」，分別處於所有格和量詞的句法位置，作者特意寫作假名的「ヶ」，顯示其欲讀作較保守的「gê」，而非「ê」。

(50) 四更過了五ヶ[更]在

而第 50 葩的「ヶ」處於「五更」的句法位置，但不宜將「ヶ」解釋為漳腔的「kenn」，更早的蔡阿生本即為「五更」，因此，此處係受字形近似之故的揀字誤植。

### 3.4.10 在[俸] (tsǎi)

(18) 在[俸]得恁看下[會]甲[俗]意

「在[俸]」(tsǎi)是一個疑問代詞，為老泉腔特徵詞，相當於「怎麼」、「怎樣」（曾憲通，1991：15），意思是英語的「how」，南管戲文多作「俸」，和情態語詞連用時常帶有反詰語氣，如：俸通、俸肯、俸甘、俸敢、俸得、俸+V.+得、俸+其他語詞，「俸」前頭常帶「做」，形成「做俸」的複合疑問詞，也表示怎麼之意，「俸」後頭常帶表性狀的語詞「樣」、「年」，形成「俸樣」、「俸年」的複合疑問詞，仍舊表示怎麼之意，「俸年樣」則是兩者的合體（連金發、于嗣宜，2006：804-805）。

### 3.4.11 相實 (sann-sit)

(21) 看爾[你]相實話賢[勢]說

此詞彙普通腔說成「tsiann-sit」，本字應為「精實」，取「精確真實」之意，《教典》誤成「誠實」，將前字誤記為陽平的「tsiānn」，實際上，陰陽平變調有別的泉系方言沒人說成「tsiann<sub>11/21/22</sub> sit」，一律說成「tsiann-sit」（鹿港、台北、平溪、新竹、麥寮、金門、泉州、晉江、安溪、同安……），有的雙聲同化為「siann-sit」，三邑泉腔另有說成「sian-sit」，「sann-sit」則分布於安溪泉腔，或為「siann」之介音脫落。以上各變體前字皆為陰平，而非陽平，《臺日》也是記為「正實」（tsiann-sit），《教典》將前字規範為「誠」（tsiānn），是偏漳腔陰陽平變調不分的誤解。歌仔冊則多將「sann-sit」寫作「相實」、「三實」。

### 3.4.12 神續[乘繼] (sīn-suà)

(26) 拌好蚊[蠓]罩神[乘]續[繼]放

華語的「順便」，閩南語普通腔說成「順繼」（sūn-suà），「sīn-suà」為偏泉腔說法，同安腔說成「sīng-suà」，「sīng/sīn」應為「乘」之文白異讀。

### 3.4.13 吡[遐] (huah)

(29) 歡喜下昏通吡[遐]損[要]

(31) 一困[睏]出去吡[遐]年[爾]久

(58) 去叫[叫]吡[遐]謹[緊]隨時來

(59) 加廣[講]吡[遐]活[話]城[啥]何因

「吡[遐]」（huah）、「吡[遐]年[爾]」（huah-nī）係遠指之程度副詞，「huah-nī」合音後也會變成「huàn/hàn」，普通腔說成「遐」（hiah）、「遐爾」（hiah-nī）。

### 3.4.14 桂[挂] (kuì)

(37) 脫[褪]衫桂[挂]著[佇]眠床交[鉤]

「kui」為泉腔特徵詞，《教典》寫作「挂」，普通腔說成「掛」(kuà)，其實「kui」的本字亦為「掛」。

#### 3.4.15 罵 (mā)

(61) 無城[哈]身穿恁罵[嘛]知

「罵」字有方音差，泉同音「mā」、漳廈音「mē」，作者以「罵」作無方音差的副詞「嘛」(mā)，可見作者讀「罵」為「mā」，以「罵」作「嘛」可視為泉腔特徵詞。

#### 3.4.16 計計 (kè-kè)

(71) 衫身計々穿二[兩]尺

「計」(kè)為泉腔特徵詞，漳廈腔一般說成「攏」(lóng)，目前在泉州仍為日常口語高頻詞，鹿港則已少見。除了單音節外，亦可以重文形式「計計」(kè-kè)強調，但金門人第二音節變調後產生中調化的音變「kè<sub>53</sub>-kè<sub>33</sub>」。

## 4. 結論

本文探究歌仔冊《浪子回頭新歌》的腔調屬性，受限於篇幅，以 1926 年台中博進社的陳錫濤本為文本進行討論，並參酌其他四個版本相互印證。略述本書七個版本的來歷後，簡要概述此文本的內容大意，行文主軸分聲母、韻母、聲調、特徵詞等四個面向，深入探討作者的腔調屬性。

其中，聲母有泉腔「入歸柳」的現象。韻母則分為 11 個閩南語通韻的複合韻目及 2 個特字進行分析，前者 11 個複合韻目如下表，後者 2 個特字則為「賴/-ue/」、「做/-ue/」，以不具方音差者為「定韻字」，從而判斷此文本各葩的押韻情形，得出各葩之韻腳用字讀作何音。

表三 《浪子回頭新歌》韻目定韻表

複合韻目	[關𦍋][干經] 類(白)	毛禪類(白)	鉤姑類(文)	科檜類(白)	居𦍋類(文) 居居類(文)	西居類(文)
本書韻腳	/-ing/	/-ng/	/-io/	/-er/	/-ir/	/-e/
例字	前、間	光、門	謀	皮、過	事、挈	世、勢
定韻例字	敬、靜	床、園	笑、借	推	辭	个、梯
複合韻目	雞稽類(白)	青更類(白)	恩巾類 (不分文白)	關觀類(白)	毛扛類(白)	
本書韻腳	/-ue/	/-inn/	/-un/	/-uan/	/-ng/	
例字	鞋、街	暝、更	巾	懸	毛	
定韻例字	花、陪	耳	文、粉	緞、款	長	

經由這 13 個韻母的討論，可以發現此文本皆押泉音韻母，雖然[關𦍋][干經]類(白)所押的/-ing/韻為漳廈音、關觀類(白)所押的/-uan/韻為漳音，然而，這兩音在台灣의 泉腔中仍屬主流韻母，亦可視其為台灣的泉腔，透過這 13 個韻母作為「定腔字」，初步確定本書的方音屬性。

聲調的分析，出現四種泉腔聲調的特徵行為，分別為(1)陽平字與陽上(陽去)字互為替用，(2)以陽平字作為陰上變調，(3)以陽平字作為喉塞陽入字，(4)以去聲字作「予人」(hǒo lāng)的合音字。此外，本書亦出現 16 個泉腔特徵詞，分別為：只(tsí)、說(serh)、宮(king)、伸(tshng)、講(káng)、野[猶/抑](iá)、勅[迫](thit)、共(kāng)、𠵿[的/个](gê)、在[𠵿](tsǎi)、相實(sann-sit)、神續[乘繼](sīn-suà)、吡[遞](huah)、桂[挂](kui)、罵(mā)、計計(kè-kè)。

從以上聲母、韻母、聲調、特徵詞四個語言現象的分析，可以發現此文本的泉腔特徵極為濃厚，從文本中處處可見的「定腔字詞」來看，原作者台北萬華人蔡阿生的腔調為老泉腔，不過陳錫濤本已出現三處漳腔混雜現象。

而歌仔冊的用字傳統，別字、自造字、俗字、省筆字特別多(姚榮松, 2011: 123)，甚至同個文本中的同一個字，在不同段落卻以不同漢字呈現，如此文本的「袂」以「賣、未」表示，合音詞「予人」以「放、奉」表示，再加上排版揀字時的誤植、錯置，凡此，皆在考驗著歌仔冊研究者的解讀能力。

(責任校對：邱藍萍)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中文書目

- 《文明勸改：開錢是司仔 趁錢是司阜》，年代不詳，台北。(蔡阿生本) [*To Encourage Virtue: Spending Money is What an Apprentice Does, while Earning Money is What a Master Does.* (n.d.). Taipei. (Version of Tshuà A-sing)]
- 《浪子回頭新歌》，1926，台中：博進社。(陳錫濤本) [*New Ballad of the Prodigal Son.* (1926). Taichung: Phok-tsìn-siā. (Version of Tân Sik-tôo)]
- 李如龍，2002，〈閩方言的特徵詞〉，收錄於李如龍主編，《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頁 278-337。[Li, Ru-long. (2002). The Regional Vocabularies in Min Dialect. In Ru-long Li (Ed.), *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Vocabularies in Chinese Dialect* (pp. 278-337). Xiamen: Xiamen University Press.]
- 杜仲奇，2009，〈台灣歌仔冊《正派三國歌》之語言研究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[To, Chung-chi. (2009). *The Research of Songbook Languages: The Legitimate Songbooks of Three Kingdoms*. Master's thesis,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Culture,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, Taipei, Taiwan.]
- 杜仲奇，2012，〈《安童買菜》之溯源——兼論部份流傳情形〉，收錄於施懿琳、陳益源主編，《歌仔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南：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，頁 143-168。[Too, Tiong-ki. (2012). The Research of *An-tông Bué-tshài* and the Discussion of Its Spread. In Yi-lin Shi & Yi-yuan Chen (Eds.), *The Symposium on Kua-á-tskeh (Songbook)* (pp. 143-168). Tainan: Center for Minnan Studies, NCKU.]
- 杜仲奇，2015，〈台灣同安腔个音韻演變俗方言類型分布——以曲盤、方言調查俗歌仔冊、辭書等文獻為建構基礎〉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。[Too, Tiong-ki. (2015). *Phonological Changes and Subdialect Distribution of Taiwan Tung-an Dialect—Based on Folk-Songs, Gramophone Records, Documents and Dialect Surveys*. Doctoral dissertation,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, Tainan, Taiwan.]
- 杜建坊，2008，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台北：台灣書房。[Tōo, Kiàn-hong. (2008). *The Beginning of Kua-á-tskeh (Songbook): Language, Literature and Culture*. Taipei: Taiwan Books.]

- 林華東，2008，《泉州方言研究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。[Lin, Hua-dong. (2008). *The Research of Quanzhou Dialect*. Xiamen: Xiamen University Press.]
- 姚榮松，2011，〈語言、文學與文化三部曲：杜建坊《歌仔冊起鼓》述評〉，《台灣學誌》，第3期，頁121-129。[Yao, Rong-song. (2011). A Trilogy of Language, Literature and Culture: A Review of Tōo Kiàn-hong's *Kua-á-tsheh Khi-kóo*. *Monumenta Taiwanica*, 3, 121-129.]
- 施炳華，2008，《台灣歌仔冊欣賞》，台南：施炳華。[Si, Ping-hua. (2008). *The Appreciation of Kua-á-tsheh (Songbook) in Taiwan*. Tainan: Ping-hua Si.]
- 施炳華，2010，《歌仔冊欣賞與研究》，台北：博揚文化。[Si, Ping-hua. (2010). *The Appreciation and Reserch of Kua-á-tsheh (Songbook)*. Taipei: Bo Young Cultural.]
- 施炳華，2011，〈《台省民主歌》作者與腔調的探討〉，《台灣學誌》，第3期，頁38-76。[Si, Ping-hua. (2011). 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and Accents of *the Song of Taiwan Democracy*. *Monumenta Taiwanica*, 3, 38-76.]
- 施炳華，2018，〈緒論〉，收錄於施炳華、蕭藤村、張屏生編述，《《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》研究》，高雄：阜盛文教，頁1-74。[Si, Ping-hua. (2018). Introduction. In Ping-hua Si, Ting-tshun Siau & Ping-sheng Zhang (Eds.), *The Research of New Song of Gentleman Thief by the Name of Thiam-ting Liau in Taiwan* (pp. 1-74). Kaohsiung: Fu Shan Culture and Education.]
- 洪惟仁，2003，〈音變的動機與方向：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式〉，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。[Ang, Ui-jin. (2003). *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: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-chou and Chuan-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*. Doctoral dissertation,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,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, Hsinchu, Taiwan.]
- 連金發、于嗣宜，2006，〈明嘉靖刊《荔鏡記》的疑問詞〉，收錄於何大安、張洪年、潘悟雲、吳福祥主編，《山高水長：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，頁801-811。[Lien, Chinfa & Yu, Szu-i. (2006). The Interrogatives of *Lē-kìng-kì* Published in the Jia-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. In Dah-an Ho, H. Samuel Cheung, Wuyun Pan & Fuxiang Wu (Eds.), *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: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-Hsin Ting on His 70<sup>th</sup> Birthday* (pp. 801-811). Taipei: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, Academia Sinica.]
- 許嘉勇，2021，〈歌仔冊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的語言分析〉，《國文學報》，第70期，頁225-268。[Hsu, Chia-yung. (2021).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*Tsuè Sin 12 Uánn Tshài Kua (Song of the Twelve Courses)*. *Bulletin of Chinese*, 70, 225-268.]
- 曾南逸，2013，《泉廈方言音韻比較研究》，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。[Zeng, Nanyi. (2013). *A Comparative of Phonology of Dialects in the Ancient Prefecture of*

Quanzhou. Doctoral dissertation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. Peking University, Peking, China.]

曾憲通，1991，〈明本潮州戲文所見潮州方言述略〉，《方言》，第 1 期，頁 10-29。[Zeng, Xian-tong. (1991).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eochew Dialect as Seen in Teochew Opera Documents in Ming Dynasty Version. *Fangyan*, 1, 10-29.]

臧汀生，2012，〈從台灣歌仔冊的便宜書寫談文字整理的建議〉，收錄於施懿琳、陳益源主編，《歌仔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南：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，頁 195-238。[Tzang, Ding-sng. (2012). On the Suggestions of Character Prescription from the Arbitrary Writing of Kua-á-tskeh (Songbook) in Taiwan. In Yi-lin Shi & Yi-yuan Chen (Eds.), *The Symposium on Kua-á-tskeh (Songbook)* (pp. 195-238). Tainan: Center for Minnan Studies, NCKU.]

劉秀雪，2005，〈瓊林方言的指示代詞——構詞、語意和語用探析〉，《語言暨語言學》，第 6 卷第 1 期，頁 133-152。[Liu, Hsiu-hsueh. (2005). Place-Deixis in the Qionglin Dialect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6(1), 133-152.]

蕭藤村，2012，〈從歌仔冊的合音字判斷歌仔冊次方言的屬性〉，收錄於施懿琳、陳益源主編，《歌仔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南：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，頁 267-284。[Siau, Ting-tshun. (2012). Judging the Attributes of the Sub-dialects of Kua-á-tskeh (Songbook) from the Phonetic Fusion Words of Kua-á-tskeh (Songbook). In Yi-lin Shi & Yi-yuan Chen (Eds.), *The Symposium on Kua-á-tskeh (Songbook)* (pp. 267-284). Tainan: Center for Minnan Studies, NCKU.]

## 二、日文書目

小川尙義，1931，《臺日大辭典·上冊》，台北：台灣總督府。[Ogawa, Naoyoshi. (1931). *The Taiwanese-Japanese Dictionary (I)*. Taipei: Taiwan Governor-General's Office.]

小川尙義，1932，《臺日大辭典·下冊》，台北：台灣總督府。[Ogawa, Naoyoshi. (1932). *The Taiwanese-Japanese Dictionary (II)*. Taipei: Taiwan Governor-General's Office.]

## 三、英文書目

Douglas, Carstairs. (1990[1923]). *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* (Thomas Barclay, Supplement.). Taipei: SMC Publishing. (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, Shanghai)



- Lien, Chinfa. (1999). Place Deixis in Taiwan Southern Min. In Alain Peyraube & Chaofen Sun (Eds.), *In Honor of Professor Mei Tsu-lin on Chinese Syntax and Morphology* (pp. 73-88). Paris: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'Asie Orientale,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.

附錄 《浪子回頭新歌》全文漢字校訂、標音<sup>15</sup>、注釋

第 1 葩 作者 朋友兄弟騎[倚]歸[規]圍， 停久無甲[佢]恁做堆， 今日閣來恁只位， 望恁大家退恰[較]開。	Pîng-iú hiann-tĩ khiă kui uî, thîng-kú bô kah lín tsuè tui, kim-jit koh lâi lín tsí uî, bāng lín tãi-ke thèr khah khui.
a. 歌仔冊中連接詞用字常有「蛤」(kap)、「甲」(kah)之別，本書第 22 葩「害我心肝想甲如[掣]」，可證本書的「甲」應為「kah」，因此本文將「甲」標為「kah」。 b. 本書作者雖有「入歸柳」之音變，聲母/j-/、/l-/屬同一音位，然為維持傳統「十五音」之聲母系統，基於「正書法」(orthography)的原則，仍以「入字頭」的/j-/來標音。	
第 2 葩 作者 朋友兄弟恁正[眾]人， 今日者[才]來是挑[刁]工， 一項物件卜[欲]相送， 按恁歌仔第四邦[幫]。	Pîng-iú hiann-tĩ lín tsìng-lâng, kim-jit tsiah lâi sǐ thiau-kang, tsik hǎng mǎgh-kiǎnn berh sann-sàng, àn lín kua-á tuē sì pang.
a. 「者來」、「按」，蔡阿生本為「來者」、「案」。 b. 普通腔的「一」(tsit)老泉腔有說成「tsik」。	
第 3 葩 作者 頭集說我下[的]干己， 二集廣[講]起在生時， 三集勸人行孝義， 尾集聽看便知枝[機]。	Thâu tsip serh guá ê kan-kí, jī tsip kóng khí tsǎi-sinn sī, sann tsip khng lāng hīng hàu-gī, bér tsip thiann khuānn piān tsai kī.
a. 所有格「的」，老泉腔有說成「gê」，如本書第 9 葩「查某見着[著]咱[的]面」，今日泉腔基本上說「ê」，本葩寫作「下」，可見作者此處讀為「ê」。 b. 「干己」本字應作「經紀」，廈腔讀作「king-kí」、漳腔讀作「kin-kí」，為「職業、生計」之意。	

<sup>15</sup> 附錄原注音為沈逢吉整理（聲調以調號呈現），施炳華、蕭藤村校正，並曾於 2016 年「台灣歌仔冊學會」春季會員教育聯誼活動中由筆者唸誦、錄音，期間筆者再逐字反覆考證、校訂，並請教杜建坊先生部分看法，特此致謝。本附錄與前述先進見解迥異之處，由筆者自負文責。

第4葩 作者 朋友沾[恬]々廳[聽]看覓[覓]， 頭集賣藥做字猜， 二集閭君判好呆[歹]， 三集孝子展[憑]頭排。	Pîng-iú tiám-tiám thiann khuànn bāi, thâu tsip buē iòh tsuè jī-tshai, jī tsip giâm-kun phuànn hó-phái, sann tsip hàu-tsír pîn thâu pài.
<p>a. 「廳」、「展」，蔡阿生本為「聽」、「屏」，「屏頭」按文意應為「憑頭」(pîn-thâu)。</p> <p>b. 非美醜意的「𪔐」(bái)與「歹」(phái)為漳泉差，漳泉濫的廈音讀為「pháinn」，而廈音亦有「bái」，泉腔「呆」讀作沒有鼻化的「phái」，現今普通腔一般說「好𪔐」(hó-bái)，泉腔為「好呆」(hó-phái)。</p>	
第5葩 作者 頭二三集邊[編]過手， 閣邊[編]四集煞尾𪔐[溜]， 卜[欲]來送恁正[眾]朋友， 無嫌呆[歹]々周皆[共伊]收。	Thâu jī sann tsip pian kèr-tshiú, koh pian sì tsip suah-bér-liu, berh lâi sàng lín tsing pîng-iú, bô hiâm phái-phái bóng kai siu.
<p>a. 漳廈音的「𪔐𪔐」(bái-bái)，泉音讀作「歹歹」(phái-phái)，《臺日》也有收錄「歹歹」，本書寫作民間傳統習用字「呆呆」。</p> <p>b. 「皆」(kai)是「共伊」(kāng/kā-i)的合音，現今主流閩南語多讀為韻尾脫落的「ka」。</p>	
第6葩 作者 恁提去看就知影， 無營[閒]通念份恁听[聽]， 初々勅[迴]桃[迴]學呆子[囧]， 開錢苦賣[袂]恰[較]出名。	Lín thuêh khîr khuànn tiòh tsai-iánn, bô-îng thang liām hūn lín thiann, tshoo-tshoo thit-thô ôh gâi-kiánn, khai-tsînn khóo buê khah tshut-miâ.
<p>a. 「提」的本字為「搯」，屬「雞稽類」(白)，照對應規律，新泉腔讀作「thuêh」，現今泉州話雖然多讀作「thuêh」(如：鯉城、晉江青陽、龍湖、石獅蚶江)，但亦有部分讀作「thêh」(如：鯉城、晉江陳埭、西濱、安海)。</p> <p>b. 「就」字，泉腔一部分說「tsiū」(如：鯉城、洛江、晉江龍湖、英林)，其他多數說「tiòh」(如：晉江池店、陳埭、青陽、西濱、安海、深滬、石獅蚶江、同安)，漳州、廈門說「tòh」，台灣泉腔同樣普遍說「tiòh」(如：鹿港、汐止、台北)。</p> <p>c. 「份恁听」有謂是「分(pun)恁听」，「份」(hūn)作「share」義為傳統用法，舉《廈英大辭典》<sup>16</sup>其中一例：「bô thang hūn, can have no share in.」。</p> <p>d. 「听」，蔡阿生本為「聽」，後同。</p> <p>e. 「gâi-kiánn」《臺日》有收，漢字亦作「呆子」。</p>	

<sup>16</sup> 《廈英大辭典》(Douglas, 1990[1923])，後簡稱《廈英》。

第 7 葩 浪蕩男 起頭初々卽[才]者[學]呆[歹]， 勅[迺]桃[迺]規矩野[猶]不[毋]知， 見有某[查]查[某]獨[逐]个愛， 苦無所在通好開。	Khí-thâu tshoo-tshoo tsiah òh phái, thit-thô kui-kír iá-m̄-tsai, kinn ũ tsa-bóo ták gê ài, khóo bò sóo-tsăi thang-hó khai.
「者」爲揀字誤植，蔡阿生本爲「學」，其餘版本皆改作「卜」。	
第 8 葩 浪蕩男 苦無所在通好勅[迺]， 勅[迺]甲有冥[嘆]共無日， 可比讀書初破筆， 查某見面親密々。	Khóo bò sóo-tsăi thang-hó thit, thit kah ũ-mî kāng bô-jit, khónn-pí thák-tsir tshoo phuà-pit, Tsa-bóo kinn-bīn tshin-bit-bit.
第 9 葩 浪蕩男 查某見着[著]咱[个]的面， 廣[講]話甲[恰]咱[廷]重[重]倍親， 花言巧語說不盡， 請咱的[替]煙[薰]茶續[繼]藤[翻]。	Tsa-bóo kinn tiòh lán gê bīn, kóng-uē kah lán tīng-pě̍ tshin, hua-giân kháu-gír serh put tsīn, tshiánn lán teh hun tê suà thīn.
a. 竹林本將「的煙」改爲「兮煙」，「的」在此處並非「所有格」，而是實詞的「替」(teh)， 「的煙」(teh hun) 爲「替薰盤」(teh hun-puánn) 之意。其餘版本亦作「的煙」。 b. 「个」、「煙」、「續」，蔡阿生本爲「下」、「烟」、「煞」，後同。	
第 10 葩 浪蕩男 隨時藤[翻]茶來相敬， 双[雙]手捧[捧]到面頭前， 看恁所在真[真]束[肅]靜， 想卜[欲]共恁借房宮[間]。	Suí-sī thīn tê lái sann-kìng, sang-tshiú phāng kàu bīn-thâu-tsīng, khuànn lín sóo-tsăi tsin sok-tsīng, siūnn berh kāng lín tsioh pāng-king.
「面頭」，其餘版本皆爲「咱面」。	
第 11 葩 煙花女 汝[你]卜[欲]共阮借所在， 咱店[踮]厝邊都相知， 那[若]無嫌阮呆[歹]舖界[蓋]， 無相氣嫌做汝[你]來。	Lír berh kāng gún tsioh sóo-tsăi, lán tiàm tshù-pinn too sann-tsai, nā bô hiām gún phái phoo-kài, bô sann khi-hiām tsuè lír lái.
副詞的「都」，泉腔多數文讀「too」，亦有白讀「to」。	

第 12 葩 浪蕩男 所在借我那[若]是五[好]， 汝[你]有拵[存]意野[抑]是無， 那[若]有拵[存]意就不[毋]到[倒]， 下昏卜[欲]帶[躡]者[遮]勅[迫]桃[迺]。	Sóo-tsăi tsioh--guá nā-sĩ hó, lír ũ tshûn-ì iá sǐ bô, nā ũ tshûn-ì tiòh m̄ tò, ě-hng berh tuà tsia thit-thô.
a. 「五」在本書左轉 90 度，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好」。 b. 「存意」前字有「送氣」、「不送氣」兩讀，可能是名詞送氣、動詞不送氣。 c. 「毋倒」(m̄ tò) 為「不回去」之意。 d. 從閩南語各方音語料來看，「下昏」前字應為陽上（陽去）的「ě(ē)」，後因時間詞詞首低調中調化，產生低調與中調兩讀，因此《廈英》、《臺日》將前字記為陽平。	
第 13 葩 浪蕩男 意賜[思]那廣[講]就那瓦[倚]， 双[雙]人對看心肝活， 所在那[若]卜[欲]借我帶[躡]， 乎[予]阮勞力小着[著]磨。	ì-sir ná kóng tiòh ná uá, sang-lâng tuì-khuànn sim-kuann uáh, sóo-tsăi nā berh tsioh guá tuà, hōo gún lôo-lik sió tiòh-buâ.
「勞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撈」，後同。「勞力」(lôo/lô-lik)《臺日》有收，竹林本改為「勞動」。	
第 14 葩 煙花女 看爾[你]都是勅[迫]桃[迺]人， 爾[你]來阮兜是挑[刁]工， 敢無想卜[欲]借別項， 孤々卜[欲]借只宮[間]房。	Khuànn lír too sǐ thit-thô-lâng, lír lâi gún tau sǐ thiau-kang, kán̄n bô siūnn berh tsioh pát-hāng, Koo-koo berh tsioh tsí king pâng.
a. 「爾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汝」，後同。 b. 疑問詞「敢」有文白兩讀「kám/kiám // kán̄n」，白讀「kán̄n」用於省略第一人稱的「臆測動詞」，意思為「I suppose...、I think...、I presume...」。	
第 15 葩 浪蕩男 隨在乎[予]爾[你]去打[拍]算， 根屬我來着[著]擔當， 下昏即[遮]暗無愛返[轉]， 亦卜[欲]借人甲[佢]眠床。	Suî-tsăi hōo lír khìr phah-sng, kun-siòk guá lâi tiòh tam-tng, ě-hng tsiah àm bô-ài tng, iáh berh tsioh lâng kah bîn-tshhng.
「亦」(iáh) 為「也」之意，白讀喉塞陽入，《教典》未收。	
第 16 葩 煙花女 乎[予]伊听[聽]見熱愛笑， 坐著[佇]房宮[間]帶[躡]塊[咧]謀， 人甲[佢]眠床攏卜[欲]借， 無緣京[驚]配恁賣[快]着[著]。	Hōo i thiann--kinn suah ài-tshiò, tsēr tīr pâng-king tuà teh biô, lâng kah bîn-tshhng lóng berh tsioh, bô-iân kiann phuê lín buē tiòh.

泉腔的「塊[咧]」有更保守的「terh」(如：安溪、永春……)或濁化的「lerh」(如：鹿港)，捷發本作「帝」，從本書其他定腔字判斷，作者應非讀作「terh/lerh」，故標為「teh」。	
第 17 葩 浪蕩男 看爾[你]都是勅[迤]桃[迤]子[迤]， 人阮未來先探听[聽]， 恨我無下八字命， 求爾[你]因[姻]緣京[驚]賣[袂]成。	Khuànn lír too sǐ thit-thô-kiánn, lâng gún bēr lái sing thàm-thiann, hūn guá bô hě pueh-jī-miā, kiû lír in-iân kiann buě tsiánn.
「因」，蔡阿生本為「姻」，後同。	
第 18 葩 煙花女 可惜我生恰[較]却[疾]四[勢]， 父[爸]母所生都難移， 在[俚]得恁看下[會]甲[恰]意， 無緣京[驚]了[恁]不[毋]池[挫]。	Khónn-sioh guá sinn khah khiap-si, pě-bú sóo-sinn too lân-î, tsǎi-tit lín khuànn ẽ kah-ì, bô-iân kiann-liáu lín m-tih .
第 19 葩 浪蕩男 水[癩]呆阮都看現々， 看爾[你]真[真]有合我緣， 卜[欲]不[毋]隨在爾[你]意見， 不[毋]是甲[恰]爾[你]說練山[仙]。	Suí gâi gún too khuànn-hiân-hiân, khuànn lír tsin ǔ hâh guá iân, berh m suî-tsǎi lír ì-kiàn, m sǐ kah lír serh liân-sian.
a. 「水呆」為「suí gâi」，而非「suí báí」，此處的「呆」是「呆人」(gâi-lâng)、「痲勢人」的自謙之詞，而不是非美醜意的「歹」(phái/pháinn)、「𪗇」(bái)。 b. 「山」為揀字誤植，竹林本亦誤作「蟬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仙」。	
第 20 葩 煙花女 爾[你]那[若]說話有認真[真]， 阮都心肝有註[注]神， 未[袂]生緣份通配恁， 京[驚]配賣[袂]過重頭輕。	Lír nā serh-uē ǔ jīn-tsin, gún too sim-kuann ǔ tsù-sîn, buě sinn iân-hūn thang phuè--lín, kiann phuè buě kèr tâng-thâu-khin.
「未生」，竹林本為「無好」，其餘版本皆作「賣生」。	
第 21 葩 浪蕩男 看爾[你]相實話賢[勢]說， 見廣[講]下[的]話固[顧]面皮， 免京[驚]緣分[份]配未[袂]過， 那[若]有拚[存]意不[毋]通胎[推]。	Khuànn lír sann-sit uē gâu serh, kiàn kóng ê uē kòo bīn-phêr, bián-kiann iân-hūn phuè buě kèr, nā ǔ tshûn-ì m-thang ther.
「未過」、「緣分」，蔡阿生本為「賣過」、「緣份」，後同。	

第 22 葩 煙花女 甲[恰]恁塊[咧]廣[講]方[風]流事， 害我心肝想甲如[掣]， 盡京[驚]無緣通配恁[你]， 那[若]愛我不[毋]敢胎[推]詞[辭]。	Kah lín teh kóng hong-liù sīr, hāi guá sim-kuann siūnn kah jîr, tsín kiann bô-iân thang phuè--lír, nā ài guá m̄ kánn ther-sîr.
「恁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汝」。	
第 23 葩 浪蕩男 看着[著]爾[你]面明々愛， 卽[才]有挑[刁]工恁厝來， 那卜[欲]謹[緊]去銓[攢]所在， 不[毋]免胎[推]東甲[恰]推西。	Khuànn tiòh lír bīn bīng-bīng ài, tsiah ũ thiau-kang lín tshù lâi, nā berh kín khìr tshuân sóo-tsăi, m̄-bián ther tang kah ther-sai.
第 24 葩 煙花女 双[雙]人因[姻]緣廣[講]好世[勢]， 是恁無嫌我一个， 實在爾[你]來我無體， 謹[緊]拌眠床乎[予]爾[你]梯[梯]。	Sang-lâng in-iân kóng hó-sè, sǐ lín bô-hiâm guá tsik gê, sít-tsăi lír lâi guá bô-thé, kín puānn bīn-tshîng hōo lír the.
「無體」在其餘版本皆作「無禮」，然「無體」亦可解釋為「無體面」、「無面子」，如：「有禮無體」。	
第 25 葩 浪蕩男 看汝[你]著[佇]塊[咧]拌眠床， 房宮[間]電火光光光， 下昏根屬我不[毋]返[轉]， 共伊借帶[躑]一下昏。	Khuànn lír tīr teh puānn bīn-tshîng, pâng-king tiān-hér kng-kng-kng, ě-hng kun-siòk guá m̄-tng, kāng i tsioh tuà tsik ě-hng.
「汝」、「眠」、「光光光」，蔡阿生本為「伊」、「民」、「光々々」，次字後同。	
第 26 葩 煙花女 就舉[擲]蚊[蠓]束[掙]皆[共伊]拌蚊[蠓]， 床內蚊[蠓]有拌空々， 拌好蚊[蠓]單神[乘]續[繼]放， 是恁無嫌只宮[間]房。	Tiòh káh báng-sut kai puānn-báng, tshîng-lâi báng ũ puānn khang-khang, puānn hó báng-tàu sīn-suà pàng, sǐ lín bô hiâm tsí-king pâng.
a. 「舉[擲]」字，曲音 kiráh、泉音 káh、同音 kiáh、漳廈音 giáh。 b. 「蚊有」，其餘版本皆作「有蚊」，此處的「蚊有」文意亦通。	

第 27 葩 浪蕩男 有恁只款着[著]罔度， 阮厝無恁即[遮]年[爾]蘇， 看恁真[真]正有禮數， 伐[發]落塊[咧]銓[攢]眠床舖。	Ŭ lín tsí khuán tiòh bóng tōo, gún tshù bô lín tsiah-nī soo, khuànn lín tsin-tsiànn ũ lé-sòo, huát-lòh teh tshuân bîn-tshîng phoo.
「蘇」(soo) 是「房間內的設備真麗斗 (lè-táu)」的意思，《臺日》有收錄。	
第 28 葩 煙花女 眠床今都拌好世[勢]， 枕頭寡[趕]謹[緊]提二[兩]个[个]， 爾[你]來算是新人客， 那[若]善[齋]謹[緊]來眠床梯[廳]。	Bîn-tshîng tann too puānn hó-sè, tsím-thâu kuánn-kín thuêh nng gê, lír lâi sng-sĩ sin lāng-kheh, nā siān kín-lâi bîn-tshîng the.
「寡」、「个」，蔡阿生本為「趕」、「个」。	
第 29 葩 浪蕩男 面頂衫褲大[代]先脫[褪]， 脫[褪]鞋即[才]軒[掀]蚊[蠟]罩門， 歡喜下昏通叱[選]損[要]， 隨時扒[開]起上眠床。	Bîn-tíng sann-khòo tãi-sing thng, thng uê tsiah hian báng-tàu-mîng, huann-hí ě-hng thang huah sng, suĩ-sĩ peh khí tsiunn bîn-tshîng.
「褲」，蔡阿生本為「庫」，後同。	
第 30 葩 煙花女 人客倒著[佇]眠床內， 下昏姻緣天催排， 京[驚]了人客奧[爾]等待， 來去洗斷[盪]隨時來。	Lāng-kheh tó tĩr bîn-tshîng lâi, ě-hng in-iân thinn tshui-pâi, kiann liáu lāng-kheh oh tán-thāi, lâi-khìr sué-tng suĩ-sĩ lâi.
「奧」、「時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惡」、「是」。	
第 31 葩 浪蕩男 手骨舉[擲]煙[薰]帶[蹣]塊[咧]徒[挂]， 目周[開]故[顧]看眠床厨[欄]， 一困[困]出去叱[選]年[爾]久， 敢是去塊[咧]洗身軀。	Tshiú-kut káh hun tuà teh tú, bák-tsiu kòo khuànn bîn-tshîng-tû, tsik-khùn tshut-khìr huah-nī kú, kánn-sĩ khìr-teh sué sin-khu.
「徒」，竹林本作「門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徙」，應為「頂住、支撐」義的「挂」(tú)。	
第 32 葩 煙花女 伐[發]落養[昏]水塊[咧]洗斷[盪]， 暑天即[才]賣[袂]臭汗酸， 洗好脚[跣]桶舉[旁]去勸[園]， 入來謹[緊]門房身門。	Huát-lòh iunn-tsuí teh sué-tng, sír-thian tsiah buê tshàu-kuānn-sng, sué hó kha-thaáng kâ khìr khng, jíp--lâi kín tshuànn pāng-sin-mîng.



第 33 葩 浪蕩男 看伊房門著[佇]塊[咧]門， 十分歡喜在心肝， 若[哪]賣[袂]恰[較]謹[緊]來做伴， 免我著[佇]者[遮]倒宮[孤]單。	Khuànn i pâng-m̄ng tīr teh tshuànn, tsáp-hun huann-hí tsǎi sim-kuann, ná buē khah-kín lâi tsuè-phuānn, bián guá tīr tsia tó koo-tuann.
a. 「賣」，竹林本作「卜」，其餘版本亦皆為「賣」，本書他處的「那」為「若」(nā)， 因而此處的「若」應作「哪」(ná)，如此便可解釋次字「賣[袂]」之文意。 b. 「宮單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孤單」。	
第 34 葩 煙花女 入來房宮[間]謹[緊]倍[拔]花， 扒[𠵼]上民[眠]床即[才]脫[褪]鞋， 倉[伸]手拈[捻]伊下[的]嘴[喙]胚[賴]， 問[挂]即[才]我去恰[較]失倍[陪]。	Jip-lâi pâng-king kín puéh hue, peh tsiūnn bîn-tshêg tsiah thng uê, tshng-tshiú liàm i ê tshui-phué, tú-tsiah guá khìr khah sit-puê.
a. 「胚」，蔡阿生本為「脰」，後同。 b. 末句的「倍」為揀字誤植，蔡阿生本為「陪」，其餘版本亦誤作「倍」。	
第 35 葩 浪蕩男 嘴[喙]胚[賴]共我拈[捻]一擺， 等候小停爾[你]就知， 野[抑]無乎[予]我拈[捻]看覓[覓]， 那[若]不[毋]京[驚]痛[疼]爾[你]即[才]來。	Tshui-phué kāng guá liàm--tsik-pái, tán-hău sió-thîng lír tiòh tsai, iá-bô hōo guá liàm khuànn-bāi, nā m̄-kiann thiànn lír tsiah lâi.
第 36 葩 煙花女 爾[你]廣[講]小停着[就]知影， 不[毋]免卜[欲]港[講]乎[予]我京[驚]， 阮乎[予]爾[你]拈[捻]都賣[袂]痛[疼]， 一人一下無須[輸]營[贏]。	Lír kóng sió-thîng tiòh tsai-iánn, m̄-bián berh káng hōo guá kiann, gún hōo lír liàm too buē thiànn, tsik lāng tsik ē bô su-iánn.
末句以「營」代「贏」，與歇後語：「營（贏）佇軍中啦！」(Iánn tīr kun-tiong--lah!) 有 異曲同工之意。	
第 37 葩 煙花女 脫[褪]衫桂[挂]著[佇]眠床交[鉤]， 倒落二[兩]个困[𠵼]同頭， 亦是爾[你]我緣分[份]到， 下昏即[才]卜[欲]帶[帶]阮兜。	Thng sann kui tīr bîn-tshêg-kau, tó--lôh nng gē khùn tâng-thâu, iáh-sī lír guá iân-hūn kàu, ě-hng tsiah berh tuà gún tau.

第 38 葩 浪蕩男 註得爾[你]咱有緣分[份]， 可比鴛鴦做一群， 下[會]得甲[佢]爾[你]同床困[瞓]， 心肝歡喜十二分。	Tsù-tit lír lán ũ iân-hūn, khónn-pí uan-iunn tsuè tsik kûn, ě-tit kah lír tâng-tshîng khùn, sim-kuann huann-hí tsáp-jī-hun.
第 39 葩 煙花女 爾[你]我褲帶偷對換， 明呼明斷即[才]交盤， 倒在眠床面相看， 歡[勸]爾[你]不[毋]通想心千[肝]。	Lír guá khòo-tuà thau tuì-uānn, bîng-hoo bîng-tuàn tsiah kau-puānn, tó tsǎi bîn-tshîng bîn sann-khuānn, khng lír m̄-thang siūnn sim-kuann.
「歡」、「干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勸」、「肝」。	
第 40 葩 浪蕩男 下昏甲[佢]恁困[瞓]相瓦[倚]， 歡喜爾[你]我塊[咧]盤辨[辣]， 雖然即[才]來甲[佢]汝[你]帶[躑]， 可比厝[翁]某無而[離]絕。	Ė-hng kah lín khùn sann-uá, huann-hí lír guá teh phuānn-luáh, sui-jîân tsiah lâi kah lír tuà, khónn-pí ang-bóo bô lî-tsuáh.
a. 「爾我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汝咱」，後同。 b. 「辨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辣」。	
第 41 葩 煙花女 爾[你]我相好那[若]厝[翁]某， 亦着[著]大[代]先來明呼， 家內爾[望]望[你]相共固[顧]， 後日不[毋]通分新[親]蘇[疏]。	Lír guá siong-hó ná ang-bóo, iáh-tiòh tǎi-sing lâi bîng-hoo, ke-lǎi bāng lír sann-kāng kòo, ǎu-jit m̄-thang pun tshin-soo.
a. 「爾望」為揀字錯置，其餘版本皆為「望汝」。 b. 「區分」義的「分」理論上應讀「hun」，然閩台耆宿實際多讀作「pun」。	
第 42 葩 浪蕩男 好言好語說賣[袂]盡， 歸[規]暗無困[瞓]半点[點]民[眠]， 免京[驚]後日下[會]反面， 無想甲[佢]爾[你]即[遮]年[爾]親。	Hó-giân hó-gír serh buě tsín, kui-àm bô khùn puānn tiám bîn, bián-kiann ǎu-jit Ė huán-bîn, bô siūnn kah lír tsiah-nī tshin.
第 43 葩 煙花女 現時只久野[猶]無厝[翁]， 厝內盡靠爾[你]一人， 有話咱着[著]當面港[講]， 僥心二[兩]字先[仙]不[毋]通。	Hiân-sî tsí-kú iá bô ang, tshù-lǎi tsín khòo lír tsik-lāng, ũ uē lán tiòh tng-bîn káng, hiau-sim nng jī sian m̄-thang.

「先 <sup>[仙]</sup> 」(sian) 爲「千」(tshian) 的音變。	
第 44 葩 浪蕩男 甲 <sup>[恰]</sup> 爾 <sup>[你]</sup> 相好 <sup>[即]</sup> 遮 <sup>[年]</sup> 爾 <sup>[爾]</sup> 妙， 免 <sup>[阮]</sup> 驚 <sup>[京]</sup> 阮 <sup>[下]</sup> 會 <sup>[大]</sup> 代 <sup>[代]</sup> 先 <sup>[僥]</sup> ， 盡心 <sup>[下]</sup> 的 <sup>[話]</sup> 廣 <sup>[講]</sup> 了 <sup>[々]</sup> ， 枕頭 <sup>[不]</sup> 毋 <sup>[困]</sup> 換 <sup>[手]</sup> 蹺 <sup>[曲]</sup> 。	Kah lír siong-hó tsiah-nī biāu, bián kiann gún ẽ tãi-sing hiau, tsín-sim ê uē kóng-liáu-liáu, tsím-thâu m̄ khùn uānn tshiú-khiau.
「阮京」爲揀字錯置，其餘版本皆爲「京阮」。	
第 45 葩 煙花女 歸 <sup>[規]</sup> 暗 <sup>[全]</sup> 無 <sup>[困]</sup> 半 <sup>[醒]</sup> ， 盡心 <sup>[下]</sup> 的 <sup>[話]</sup> 廣 <sup>[講]</sup> 歸 <sup>[規]</sup> 冥 <sup>[冥]</sup> ， 乎 <sup>[予]</sup> 恁 <sup>[聽]</sup> 甲 <sup>[下]</sup> 會 <sup>[入]</sup> 耳， 今 <sup>[卜]</sup> 欲 <sup>[胖]</sup> 爾 <sup>[你]</sup> 過 <sup>[五]</sup> 更。	Kui-àm tsuân bô khùn puānn-tshínn, tsín-sim ê uē kóng kui-mî, hōo lín thiann kah ẽ jip-ní, tann berh phuānn lír kèr gōo-kinn.
第 46 葩 浪蕩男 歸 <sup>[規]</sup> 暗 <sup>[無]</sup> 困 <sup>[困]</sup> 故 <sup>[顧]</sup> 廣 <sup>[講]</sup> 話， 無 <sup>[宜]</sup> 疑 <sup>[爾]</sup> 爾 <sup>[你]</sup> 咱 <sup>[下]</sup> 會 <sup>[交]</sup> 倍 <sup>[陪]</sup> ， 風流 <sup>[大]</sup> 代 <sup>[志]</sup> 志 <sup>[志]</sup> 卜 <sup>[欲]</sup> 來 <sup>[做]</sup> ， 尾蝶 <sup>[採]</sup> 恁 <sup>[綢]</sup> 春花。	Kui-àm bô khùn kòo kóng-uē, bô-gî lír lán ẽ kau-puê, hong-liû tãi-tsi berh lâi tsuê, bér-iáh tshái lín tiû-tshun-hue.
「倍」爲揀字誤植，蔡阿生本爲「陪」，其餘版本亦誤作「倍」。	
第 47 葩 煙花女 門樓 <sup>[鼓]</sup> 打 <sup>[一]</sup> 更 <sup>[時]</sup> ， 方 <sup>[風]</sup> 流 <sup>[未]</sup> 做 <sup>[倒]</sup> 甌 <sup>[坦]</sup> 欺 <sup>[敲]</sup> ， 我 <sup>[勸]</sup> 爾 <sup>[你]</sup> 着 <sup>[著]</sup> 恰 <sup>[較]</sup> 小 <sup>[細]</sup> 利 <sup>[膩]</sup> ， 採花 <sup>[亦]</sup> 着 <sup>[著]</sup> 惜 <sup>[花]</sup> 枝。	M̄ng-lâu kóo tánn tsik-kinn sí, hong-liû bēr tsuê tó thán-khi, guá khng lír tiòh khah suè-jī, tshái-hue iáh tiòh sioh hue-ki.
「鼓」，蔡阿生本爲「古」。	
第 48 葩 浪蕩男 一 <sup>[更]</sup> 過 <sup>[了]</sup> 二 <sup>[更]</sup> 催 <sup>[催]</sup> ， 無 <sup>[宜]</sup> 疑 <sup>[下]</sup> 分 <sup>[昏]</sup> 通 <sup>[相]</sup> 隨 <sup>[隨]</sup> ， 金針 <sup>[插]</sup> 入 <sup>[桃]</sup> 花 <sup>[蕊]</sup> 蕊 <sup>[蕊]</sup> ， 陰陽 <sup>[落]</sup> 地 <sup>[牡丹]</sup> 開 <sup>[開]</sup> 。	Tsik-kinn kèr liáu jī-kinn tshui, bô-gî ẽ-hng thang sann-suí, kim-tsam tshah-jip thô-hue-luí, im-iông lòh-tuē bóo-tan khui.
「分」，蔡阿生本爲「昏」。	
第 49 葩 煙花女 二 <sup>[更]</sup> 過 <sup>[了]</sup> 三 <sup>[更]</sup> 來 <sup>[來]</sup> ， 盡心 <sup>[說]</sup> 出 <sup>[乎]</sup> 爾 <sup>[你]</sup> 知 <sup>[知]</sup> ， 相好 <sup>[是]</sup> 咱 <sup>[相]</sup> 意 <sup>[愛]</sup> ， 上 <sup>[啥]</sup> 物 <sup>[人]</sup> 那 <sup>[若]</sup> 先 <sup>[僥]</sup> 不 <sup>[英]</sup> 應 <sup>[應]</sup> 皆 <sup>[該]</sup> 。	Jī-kinn kèr liáu sann-kinn lâi, tsín-sim serh tshut hōo lír tsai, siong-hó sĩ lán sann-i-ài, siâng nā sing hiau put ing-kai.

「啥物人」在泉州話說成合音詞陽平的「siông」或「siông-á <sub>24</sub> 」，台灣的泉腔則多讀作「siàng」。	
第 50 葩 浪蕩男 三更過了四更止， 耳邊聽見鷄[雞]聲啼， 前日一人一鄉里， 無宜[疑]鴛鴦做一池。	Sann-kinn kèr liáu sì-kinn tsí, hĩ-pinn thiann-kinn kue-siann thî, tsíng-jit tsik lāng tsik hiunn-lí, bô-gî uan-iunn tsuè tsik tí.
第 51 葩 煙花女 四更過了五[更]在， 天光相卜[欲]扒[圖]起來， 無城[喻]好物通款大[待]， 生分[份]人客即[才]來開。	Sì-kinn kèr liáu gōo-kinn tsǎi, thinn kng siòng berh peh--khí-lái, bô siánn hó-mngh thang khuán-tāi, sinn-hūn lāng-kheh tsiah lái khai.
a. 蔡阿生本與俗文學本作「款大」、捷發本作「欸大」、竹林本作「欸代」，「款待」的次字有送氣、不送氣兩讀，此句寫作「大」，當讀作不送氣的「tāi」。 b. 「天光」偏泉腔前字多讀作陰去。 c. 「五[更]」、「生分」，蔡阿生本為「五更」、「生份」。「生份」前字為白讀，但分漳泉共四音，泉腔第一詞頻讀作「sinn-hūn」。	
第 52 葩 浪蕩男 五更過了天漸光， 倉[伸]手就軒[掀]蚊[蠟]單門， 看見即[遮]晏想卜[欲]返[轉]， 隨時穿衫落民[眠]床。	Gōo-kinn kèr liáu thinn tsiām kng, tshng-tshiú tiòh hian bāng-tàu-mŋg, khuānn-kinn tsiah uānn siūnn berh-tŋg, suī-sī tshīng-sann lōh bīn-tshŋg.
第 53 葩 煙花女 只拵[陣]早早野[猶]未晏， 阮都央人叫[叫]飯盤， 吩咐走棹[桌]着[著]恰[較]謹[趕]， 棒[捧]來通請人客官[官]。	Tsí-tsūn tsá-tsá iá-bēr uānn, gún too iong-lāng kiò pŋg-puānn, hun-hù tsáu-toh tiòh khah kuānn, phāng lái thang tshiānn lāng-kheh-kuānn.
a. 「早早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早[更]」。 b. 「吩咐」前字有「huan/hun」兩讀，由於本書亦出現「分咐」，故標以「hun」音。 c. 「謹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趕」。	
第 54 葩 浪蕩男 爾[你]廣[講]吩咐叫[叫]飯盤， 乎[你]恁勞力無恩[因]單[端]， 初々昨暗做[才]即[做]伴， 情意買咱下[的]心肝。	Lír kóng hun-hù kiò pŋg-puānn, hōo lín lôo-lik bô in-tuann, tshoo-tshoo tsā-ām tsiah tsuè-phuānn, tsíng-ì bué lán ê sim-kuann.

a. 「恩單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因單」。	
b. 「做即伴」為揀字錯置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即做伴」。	
第 55 葩 煙花女 捧[捧]水來乎[予]爾[你]洗面， 洗了恰[較]賣[袂]愛困[瞓]民[眠]， 亦捧[捧]齒杯甲[佮]齒敏[抵]， 齒粉我提双[雙]美人。	Phâng tsuí lâi hōo lír sué-bîn, sué liáu khah buē ài-khùn-bîn, iáh phâng khí-pue kah khí-bín, khí-hún guá thueh sang-bí-jîn.
第 56 葩 浪蕩男 費神乎[予]恁螺[攞]面巾， 閣提猫[貓]標香[芳]雪文， 齒敏[抵]共咱隱[搵]齒粉， 洗好嘴[喙]舌煞[絀]來坤[髡]。	Hui-sîn hōo lín lêr bîn-kun, koh thueh niau-phiau phang-sap-bûn, khí-bín kâng lán ùn khí-hún, sué-hó tshui-tsih suà lâi khun.
末句末字，《臺日》寫作「髡」。	
第 57 葩 煙花女 人客洗面洗了後， 捧[捧]水去柄[捌]落水溝， 問[注]好飯盤捧[捧]來到， 趕[趕]緊甲[共伊]接入來頭。	Lâng-kheh sué-bîn sué liáu-ău, phâng-tsuí khîr piànn lōh tsuí-kau, tú-hó pñg-puānn phâng lâi kàu, kuānn-kín ka tsih jip lâi-thâu.
a. 「柄」、「甲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捩」、「皆」。	
b. 本葩末句第四字為「共伊」(kāng/kā-i) 的合音字「kai/ka」，蔡阿生本為「皆」，「陳錫濤本」為「甲」，正反應出「kai」往「ka」的音變軌跡。	
第 58 葩 浪蕩男 飯皿[盤]棒[捧]到民[眠]倉[床]內， 去叫[叫]吡[遐]謹[緊]隨時來， 早起乎[予]爾[你]真[真]款大[待]， 職[這]號查某就通開。	Pñg-puānn phâng kàu bîn-tshîng lâi, khîr kiò huah kín suî-sî lâi, tsá-khí hōo lír tsin khuán-tāi, tsit-hō tsa-bóo tiōh thang khai.
「皿」、「棒」、「倉」、「款」、「職」，蔡阿生本為「盤」、「捧」、「床」、「欸」、「只」。	
第 59 葩 煙花女 無城[喻]好物通且[請]恁， 加廣[講]吡[遐]活[話]城[喻]何因， 延淺[延]恰[較]晏無要謹[緊]， 爾[你]着[著]食飽即[才]起身。	Bô siánn hó-mn̄gh thang tshiánn--lín, ke kóng huah uē siánn hôo-in, iân-tshiân khah uānn bô iàu-kín, lír tiōh tsiáh pá tsiah khí-sin.
「活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話」。	

第 60 葩 浪蕩男 那[若]有一[這]款卜[欲]就好， 不[毋]敢嫌恁禮數無， 食飽我煞無愛到[倒]， 想卜[欲]招爾[你]去勅[迴]桃[迴]。	Nā ũ tsik-khuán berh tiòh hó, m̄-kánn hiám lín lé-sòò bô, tsiáh pá guá suah bô-ài tò, siūnn berh tsio lír khìr thit-thô.
「一款」、「卜就」，蔡阿生本為「只欸」、「都就」。	
第 61 葩 煙花女 出門勅[迴]桃[迴]我真[真]愛， 無城[喻]身穿恁罵[罵]知， 卜[欲]共爾[你]廣[講]見少[笑]大[代]， 初々即[才]來甲阮開。	Tshut-m̄ng thit-thô guá tsin ài, bô siánn sin-tshīng lín mā tsai, berh kāng lír kóng kiàn-siàu-tāi, tshoo-tshoo tsiah lâi kah gún khai.
第 62 葩 浪蕩男 听[聽]爾[你]廣[講]着[著]即[遮]呆[歹]命， 招爾[你]出門恁就京[驚]， 無城[喻]通穿那[若]有影， 看愛城[喻]款恰[較]時行。	Thiann lír kóng tiòh tsiah phái-miā, tsio lír tshut-m̄ng lín tiòh kiann, bô siánn thang tshīng nā ũ iánn, khuànn ài siánn-khuán khah sî-kiánn.
第 63 葩 煙花女 那卜[欲]共阮做身穿， 恰[較]久卜[欲]識[捌]爾[你]人情， 出門甲[恰]人有比評[並]， 亦是好得恁牽成。	Nā berh kāng gún tsuè sin-tshīng, khah kú berh pat lír jîn-tsing, tshut-m̄ng kah lāng ũ pí-pīng, iáh-sî hó-tit lín khan-sing.
a. 「卜識」、「恁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都識」、「汝」。 b. 「比並」次字泉腔不送氣。	
第 64 葩 浪蕩男 愛池[挫]城[喻]款最[做]爾[你]討， 我有錢銀免京[驚]無， 吩咐裁縫念[連]七[鞭]好， 隨時通穿去七[迴]桃[迴]。	Ài tih siánn-khuán tsuè lír thó, guá ũ tsīnn-gūn bián-kiann bô, hun-hù tshâi-hông liām-mi hó, suī-sî thang tshīng khìr tshit-thô.
a. 「城欸」、「我有」、「七桃」，蔡阿生本為「城欸」、「那有」、「勅桃」。 b. 假名「七」實欲作「乜」(mih)。	
第 65 葩 煙花女 愛穿浮貢甲[恰]極緞， 一[這]號大[代]先共阮詮[攢]， 衫身着[著]加[鉸]恰[較]好款， 庵[額]領着[著]做半寸高[懸]。	Ài tshīng phû-kòng kah kik-tuān, tsik-hō tsi-sing kāng gún tshuān, sann-sin tiòh ka khah hó-khuán, ām-niá tiòh tsuè puānn-tshùn kuān.

「一號」、「半寸」，蔡阿生本爲「只號」、「寸半」。	
第 66 葩 浪蕩男 卜[欲]池[挫]極緞甲[佝]浮貢， 出門不[毋]敢放[予人]笑宋[喪]， 那[若]愛別項最[做]爾[你]廣[講]， 我即[才]共爾[你]請[倩]裁縫。	Berh tih kik-tuān kah phû-kòng, tshut-mîg m̄-kánn hōng tshiò sòng, nā ài pát-hāng tsuè lír kóng, guá tsiah kāng lír tshiann tshâi-hông.
a. 「不敢」、「請」，蔡阿生本爲「不京」、「倩」。 b. 泉腔「予人」的合音爲低調「hong <sub>11/21</sub> 」，逆推本調配合去聲漢字記作陽去。 c. 次句末字的「sòng」爲「very poor」之義，《廈英》有收錄，漢字權且作「喪」。	
第 67 葩 煙花女 聽爾[你]塊[咧]廣[講]即[才]知影， 極緞浮貢無時行， 別欸[款]大[代]先做一領， 成[啥]七[物]恰[較]好廣[講]阮聽。	Thiann lír teh kóng tsiah tsai-iánn, kik-tuān phû-kòng bô sî-kiánn, pát-khuán tãi-sing tsuè--tsik-níá, siánn-mih khah hó kóng gún thiann.
「別欸」、「廣」，蔡阿生本爲「別欸」、「說」。	
第 68 葩 浪蕩男 寒天共阮做セル， 加[鉸]甲合爾[你下]的身軀， 一付[副]烏下[的]一付[副]氈[殯]， 裁縫手做真[真]工夫。	Kuānn-thinn kāng gún tsuè sé-lù, ka kah háh lír ê sin-khu, tsik hù oo--ê tsik hù phú, tshâi-hông tshiú-tsuè tsin kang-hu.
「氈」，蔡阿生本爲「氈」。	
第 69 葩 煙花女 セル來穿正[誠]實軟， 一[這]號快赤下[會]生毛， 現部[步]時行潤[闊]手袖[腕]， 衫身皆[共伊]加[鉸]二[兩]尺長。	Sé-lù lâi tshīng tsiann-sit níg, tsik-hō khuài tshiah ě sinn-mîg, hiān-pōo sî-kiánn khuah tshiú-ńg, sann-sin kai ka nǎg tshioh tîg.
第 70 葩 浪蕩男 我想着[著]做二[兩]尺二， 着[著]趁只久時行時， 諒[寧]苦[可]舊衫兄[拈]來比， 那[若]加[鉸]箱[傷]短就無醫。	Guá siūnn tiòh tsuè nǎg tshioh jī, tiòh thàn tsí-kú sî-kiánn sî, liông-khóo kǔ-sann hiannh lâi pí, nā ka siunn tér tiòh bô-i.
「兄」，蔡阿生本爲「侃」，後同。	

第 71 葩 煙花女 衫身計々穿二[兩]尺， 加[鉸]塊[咧]八寸下[的]身腰， 穿甲箱[傷]長下[會]奉[予人]笑， 吩咐裁縫加[鉸]伊着[著]。	Sann-sin kè-kè tshīng nǎng tshioh, ka teh pueh tshùn ê sin-io, tshīng kah siunn tng ẽ hōng tshiò, hun-hù tshâi-hōng ka i tiòh.
第 72 葩 浪蕩男 着[著]做合身恰[較]賜[四]配， 出門不比在本街， 吩咐裁縫共爾[你]做， 八寸身腰京[驚]箱[傷]狹。	Tiòh tsuè háh-sin khah sìr-phuè, tshut-m̄ng put-pí tsǎi pún-kue, hun-hù tshâi-hōng kāng lír tsuè, pueh tshùn sin-io kiann siunn uèh.
第 73 葩 煙花女 八寸新[身]腰厨[挂]仔好， 甲[恰]阮舊衫差不刀[多]， 爾[你]無看咱即[連]產燥， 免京[驚]箱[傷]狹穿賣[袂]落。	Pueh tshùn sin-io tú-á-hó, kah gún kǔ-sann tsha-put-to, lír bô khuànn lán tsiah sán-soh, bián kiann siunn uèh tshīng bué lóh.
a. 「新」為揀字誤植，「厨」為以陽平字作陰上變調，其餘版本皆為「身腰」、「門」。 b. 「sán-soh」次字為陰入，《臺日》有收「瘦索」，原文寫作陰去字的「燥」，再從本書他處來看，作者的陰去和喉塞陰入不分。	
第 74 葩 浪蕩男 庵[額]領時行做下[低]下[低]， 不[毋]知爾[你]穿外[箇]大个， 諒[寧]苦[可]閣量恰[較]上[詳]世[細]， 裁縫卽[才]賣[袂]加[鉸]箱[傷]奎[加]。	Ām-niá sî-kiann tsuè kě-kě, m̄-tsai lír tshīng guā-tuā-gê, liông-khóo koh niû khah siông-sè, tshâi-hōng tsiah bué ka siunn ke.
「下下」，蔡阿生本為「下々」。	
第 75 葩 煙花女 野[抑]無舊衫兄[挨]去比， 外[箇]長外[箇]潤[闊]便知枝[機]， 分吩付[附]煞[繼]共阮做裡， 着[著]双[雙]庭[重]做卽[才]賣[袂]希[稀]。	Iá-bô kǔ-sann hiannh khìr pí, guā tng guā khuah piān tsai-ki, hun-hù suà kāng gún tsuè lí, tiòh sang-tng tsuè tsiah bué hi.
a. 「分付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吩咐」，後同。 b. 末字的「hi」是「布變形、歪斜」之意，《臺日》寫作「嘻」，本字應當作「稀」。	



<p>第 76 葩 浪蕩男</p> <p>尺二庵[額]領甲[挂]好穿，  分吩[付]附[共]恁做双[雙]庭[重]，  今無時行車仔錠[釘]，  手故[做]衫褲真[真]流行。</p>	<p>Tshioh jī ām-niá tú hó-tshīng,  hun-hù kāng lín tsuè sang-tīng,  tann bô sî-kiānn tshia-á tīng,  tshiú-tsuè sann-khò tsin liū-hīng.</p>
<p>a. 「甲好」、「故」為揀字誤植，其餘版本皆為「問好」、「做」，末字後同。  b. 「恁」、「錠」，蔡阿生本為「汝」、「碇」，後字為「用針縫紉衣物」之意，如《新編薏嫖客》：「現在無用車仔訂（tīng）」。</p>	
<p>第 77 葩 煙花女</p> <p>開居[裾]分吩[付]附[加]鉸[恰]較[獻]現，  做甲合阮下[的]新[身]田，  根屬是爾[你]下[的]體面，  故[做]我通穿趁少年。</p>	<p>Khui-kir hun-hù ka khah hiàn,  tsuè kah háh gún ê sin-tiân,  kun-siòk sī lír ê thé-biān,  tsuè guá thang tshīng thàn siàu-liân.</p>
<p>第 78 葩 浪蕩男</p> <p>寒人分吩[付]附[做]好世[勢]，  天[暑]暑[天]爾[你]愛城[啥]乜[物]个[的]，  那[若]是卜[欲]整盡只下，  看卜[欲]穿烏野[抑]穿白。</p>	<p>Kuānn--lâng hun-hù tsuè hó-sè,  sír-thian lír ài siánn-mih--ê,  nā sī berh tsíng tsīn tsí ě,  khuànn berh tshīng oo iá tshīng pèh.</p>
<p>a. 「天暑」為揀字錯置，其餘版本皆為「暑天」。  b. 「烏」，蔡阿生本為「黑」。</p>	

## **Dialectal Variation of *Lōng-tsír Hêr-thâu Sin Kua* (New Ballad of the Prodigal Son)**

**Hsu, Chia-yung**

**Ph.D. Candidate,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,  
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**

### **Abstract**

This paper probes the nature of the dialect represented in the *kua-á* (歌仔) songbook (booklet) *Lōng-tsír Hêr-thâu Sin Kua* (New Ballad of the Prodigal Son; 浪子回頭新歌), published by Phok-tsin Siā (博進社) in Taichung in 1926. I begin by summarizing the narrative and outlining the genealogy of the seven known versions of the underlying ballad. Linguistically, I approach the songbook via four axes: initials, rimes, tones, and dialect-specific lexicon. In terms of initials, phonetic borrowings in the songbook show evidence of the Tsuân-tsiu (泉州) /j/ ~ /l/ merger. Rimes-wise, I highlight 13 dialect-specific patterns of rhyming. Four trans-tonemic patterns of phonetic borrowing and 16 dialectically marked lexical usages round out the analysis,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hile this 1926 version presents a smattering of Tsiang-tsiu (漳州) dialect features, the original ballad was written in a conservative Tsuân-tsiu dialect.

**Keywords:** Kua-á songbooks, Hokkien, dialectal variation, Tsuân-tsiu dialect, dialect lexicon